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

沈雲龍主編

呂文節公（鶴田）奏議

呂賢基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呂文節公奏疏

上冊

呂文節公奏疏 上冊

卷一目錄

加派勦捕預籌南防葦蕩平夷要務江南防堵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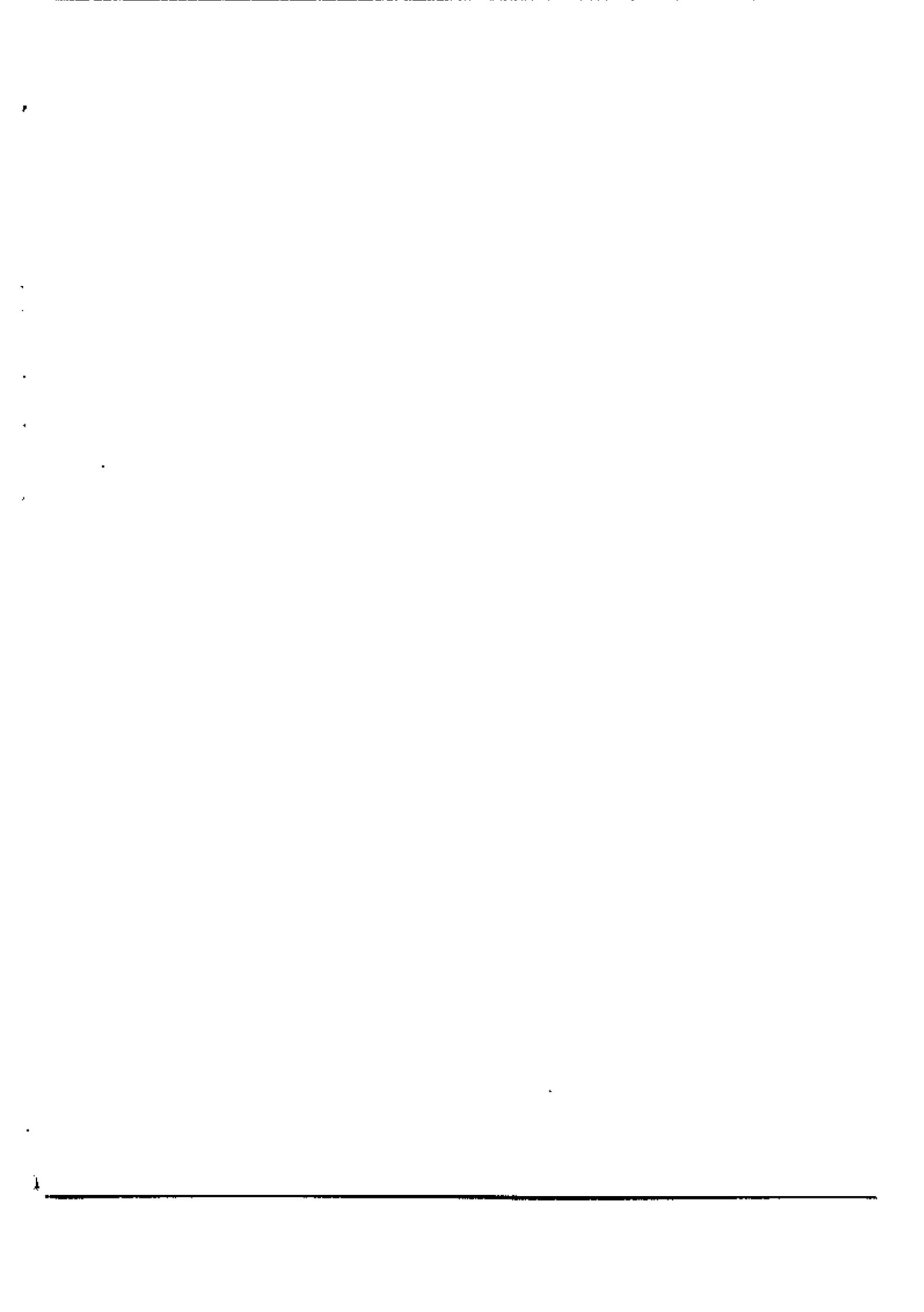
收復鎮江事宜如有礮臺軍械防范宜嚴荒政積弊

遵旨會議敵隊嘗見奉旨諭言嘗見制捐停議

整飭官方建元請恩疏釋服有期請加修省疏

卷二目錄

廣西巡按暨安閩閩有備參患苗夷海防令帖宜慎
舟廣巡按片某二件該處直言減匪多宜妙
潯陽太守堵截西竄廣西令巡未平敵掠管兒片
本充急○鴻勅嚴密堵片○江廣糧船片○申以國法片



上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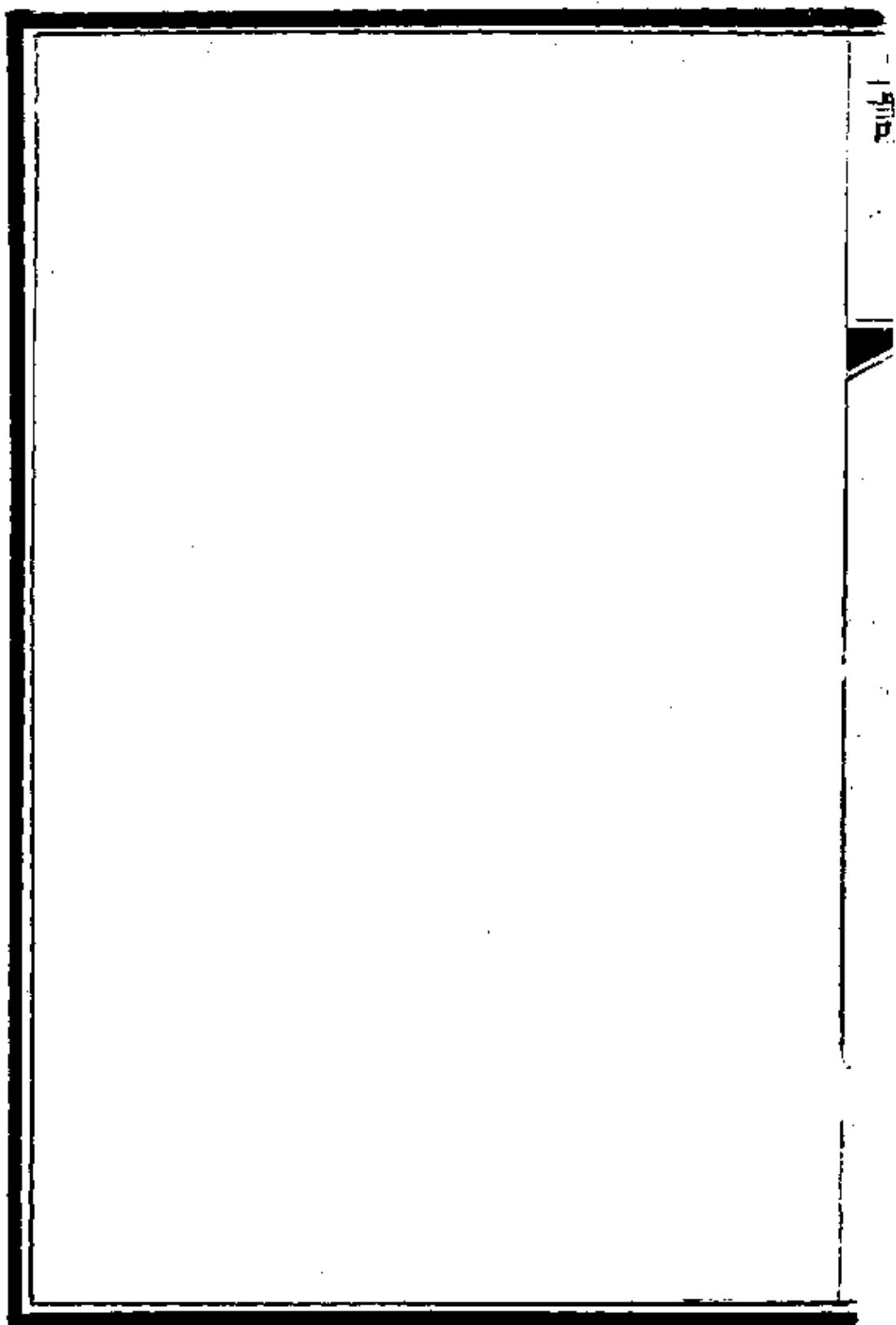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內閣奉

上諭前因劉裕鉉奏安徽舒城失守侍郎呂賢基尙無下落朕深知該侍郎素懷忠義必能大節無虧茲據江忠源奏逆匪於十月二十九日攻陷舒城呂賢基殉難隨員幕友同時盡節尙有數人等語呂賢基由翰林科道淳升京卿朕因其品學兼優超擢侍郎本年春間令其回籍督辦團練頗能實力任事該侍郎年力正強方資倚畀乃以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悼惜殊深呂賢基

著追贈尙書銜照尙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呂錦文著俟服闋後以侍讀陞用所有隨員幕友盡節姓名並著江忠源劉裕珍確切查明請卹欽此

咸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侍郎呂賢基素懷忠義大節無虧前因逆匪竄擾舒城捐軀盡節業經降旨追贈尚書銜優加賜卹著再加恩於舒城建立專祠以慰忠魂而光卹典並著賞給銀三千兩由廣儲司發給交伊子呂錦文祇領卽日前赴安徽扶柩回籍治喪用示朕篤念盡臣有加無已至意欽此



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內閣奉

硃筆圈出呂賢基予謚文節欽此

一謹

光緒戊申春三月初九日長白忠太批讀稿

諭賜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賢基碑文

朕惟純忠亮節貫金石而不渝茂績英聲並山河而永壯
宜鑄翠琬式表丹忱爾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
賢基禔躬醇粹賦性堅貞金鎖紳書入西清而望重霜臺
執簡遷左掖而聲高荷

先朝眷遇之深久昭直節洎朕躬臨御之始卽獲嘉謨爰
擢鴻臚以旌能遂貳司空而亮采文衡再主旣矢慎而矢
公秋典兼權洵惟明而惟允用是敷予心腹冀副灼知庶
幾作朕股肱彌堅篤棐屬以粵氛不靖皖境多虞用畀戎

機俾資保障治師閭左八公之草木皆威勵節顏行千里
之鯨鯢待掃豈期射旄頭而未落憾不與之戴天騎箕尾
而遄歸志竟齋於入地忠能致命卹以酬庸爰頒內府之
金載晉崇階之秩賞延後世祀建專祠稽古易名謚爲文
節於戲龍章寵貞珉爭日月之光馬鬣崇封宰樹壯松
楸之色庶垂光於不朽益永譽於方來

諭賜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賢基祭文

朕惟明大義者必昭大節矢純誠者自竭純忠是以氣薄
雲霄壯略光太常之紀勲銘鐘鼎英聲煥盟府之藏用錫
休稱式陳嘉醸爾追贈尙書銜原任工部左侍郎呂賢基
績學淹通植躬端謹早蜚聲於蓬島旋襄校於棘闈樹績
西臺白簡之霜威常肅宣勤左掖黃門之風節彌高當朕
臨御之初勤思治理嘉爾匡襄之篤屢告謨猷特遷典客
之階九儀允正遂作司空之貳五土咸宜律比金科旣兼
權夫刑典才量玉尺復迭主夫文衡屬以逆談方張命籌

守禦倡義聲於桑梓匪誇畫錦之榮清盜藪於萑苻仰佐
宵衣之治方謂犀渠有備修同澤之戈矛豈期豕突橫衝
陷孤城之樓櫓懷忠抱慤固久信其生平取義成仁愈愴
情於齋志爰購金而增秩特易名以飾終崇祀聿昭後昆
永裕於戲介胄有難辱之色徽烈攸彰琴瑟思共濟之臣
殊恩特沛靈其來格尙克歆承

文節公奏疏卷一

奏爲加派勒捐滋擾閭閻請

旨申禁以蘇民困而維邦本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惟民爲邦本民心鞏固則衆志成城外寇斷不足患比年以來蒙

皇上恩詔頻頒春祺普錫或蠲免錢糧或賞給口糧仰見宸念誠求有加無已乃地方官不能上體

聖意每於近海之區藉防堵以派費於徵兵之境借征調

以索財以及道路所經輒以護送兵差供給夫馬爲名科斂無度則雖沐豁免之

恩而所出反倍於常賦民脂民膏何堪浚削若此卽如豫東河工所需料採州縣派民承辦少發價值始而勸捐繼而勒捐民間困於追呼致生怨憾曾聞河內修武武陟安陽湯陰封邱濬縣等七屬竟有聚衆公堂凌辱官長之事其間畧知畏法者則或典田宅鬻子女以償之此以知衆怒之難犯民瘼之堪憐也臣就今日之情形而熟計之以爲欲除外患必先安民心

而民心之所以能安者要在去其不便於民者而已
目前之不便於民者莫甚於加派勒捐不肖州縣陽
借辦公之名陰圖肥已之實按戶需索計畝征求將
民之貧者愈窘民之富者亦貧若非嚴查禁絕何以
安民業而慰輿情近聞湖北湖南安徽等處皆有加
派勒捐之弊夫以湖廣江南連年被水實因江漢爲
災

皇上德威遠被統兵者亦調度有方故能撲滅迅速不至
日久蔓延然糜費軍餉已不少矣且以湖北連歲爲

災未審本年春夏以來更復何如該地方官或通上
游之障蔽或開下流之淤塞先事豫防悉心濬導始
可奠斯民於衽席之安苟不能弭災患於前而又復
恣誅求於後則元氣已傷民心卽易搖矣又聞浙江
直隸亦然誠恐他省紛紛效尤民情有因之而睽者
况興師動衆必先以安撫居民爲本若於正供之外
一行加派民已不樂於輸將倘因軍餉未能按期繼
續復再行加派民更不勝其擾害伏念我

國家深仁厚澤二百年來從無加賦之事凡食毛踐土

之輩孰不饜飫

皇恩感戴莫極特慮州縣暗中破壞成法頭會箕歛索取無厭不顧民之疾苦其淳良者斷無攜貳之心其愚悍者萬一被奸黨煽惑潛懷隱慝則爲害實非淺鮮應請

旨勅下各省督撫申嚴禁止並請

聖諭刊刻謄黃徧行鄉曲使百姓家諭戶曉共見共聞咸知

盛朝原無加派勒捐之舉則衆志益安邦本愈固外寇自

不足患而四海於以永清矣臣愚昧之見未知當否

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預籌南河葦蕩以防水患而省經費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惟防河以工料爲急務料足則工固去年東河之患料不足用也因思南河正料皆用海柴海柴產葦蕩營官地凡民間燒煙向來皆官料做工之餘今乃奸民串買蕩柴與河員爲市遇險則居奇抬價官幕外工藉此漁利近日河費浩繁皆由於此聞連年歲修搶險二款用銀至二百四五十萬之多工程經

費正料居六雜料及夫土居四則每年購正料銀約
計一百六十萬兩查舊例購料一堆銀七十五兩十
月至正月收生柴九萬斤二月至四月收溼柴七萬
八千斤五月至九月收乾柴六萬六千斤今則不論
月日改收柴三萬斤柴料一堆發價一百四十五兩
至一百八十五兩不等是今之一堆昔日兩堆之價
也昔之一堆今日兩堆之用也臣愚以爲購料於他
處而流弊滋多不如取給於葦蕩而備防無匱近聞
南河通工每年約用料萬堆每堆繳三萬斤若以原

定限繳乾柴之數計之則實得漕規料四千四百堆
卽可濟通工之用查葦蕩營原額產柴地共萬二千
餘頃每畝得柴三十斤一束者三十束卽萬二千頃
計之可得柴三十六百萬束爲料萬二千堆又查葦
蕩營樵兵一千二百名舊例每名額交三十斤一束
生柴三千七百五十束近年改收五十斤一束淨柴
以六十束爲額較之舊例僅得什之一况又止存六
十束之名并無五十斤之實今營地淤寬且十倍葦
柴亦稱是若每年限樵兵交柴四千四百堆核實驗

收以爲加鑲春工及防風搶險之需再寬爲籌備一千堆則正料足矣其餘四五千堆官定柴價分地設廠賣與民間燒煙柴價所入凡樵兵募僱刀手之本左右營參守千把之公費及効用弁目之給賞皆出其中而并以助雜料夫土之用夫正料足可以防險工則水患息矣柴價多可以濟公用則經費省矣又查葦蕩左營地各兵俱有分界右營漫灘並無分址似應丈清照左營分定界址使兵各有專責加意護青以防奸民偷柴燒料諸弊舊例樵兵開採之日

自霜降始至清明日停止爲葦青漸長恐被刈傷今聞採過四月竊慮三年之後葦悉變蒲蒲於工料不適用而賣與淮商得利倍葦奸徒之所欲也此則宜嚴禁者也且樵兵自霜降至清明每兵一名例課積土七十五方以充壓埽修隄之用沿隄柳株霜後科砍以充椿橛惟楊椿石灰碎石麻纜等項乃須購備故錢糧節省而無糜費之虞似此例案尤當申明者也應請

旨飭下江南河道總督悉心查辦似於河務大有裨益臣

爲思患預防起見未知當否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海疆未靖條陳平夷要務以申軍令而肅

天威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惟嘆夷沿海侵犯猖獗已極始則蹂躪粵浙今

又滋擾江蘇必悉力攻勦殄滅無遺方足懾奸謀而

消逆燄臣謹就管見所及擬列十條敬爲我

皇上陳之一在選將臣惟今日統馭士卒尤重將材將得

其人則士卒皆知方有勇然必慎選於先乃可責成
於後是不獨主將宜選也卽偏裨以下皆宜選應請

勅下直省督撫自參游至千總其間果有熟悉方略才能

素著者着該督撫切實出考保奏卽在京各營各府各衛有勇謀出衆之人亦聽該管官保奏若保奏不實從嚴參處如此則將領皆于城之選而無冗闢之弊矣一在練兵柔脆者不足爲兵必擇壯健之民練之浙省惟溫處之民可用以其地多山鑛民皆强悍故也此外如安徽之鳳潁江蘇之徐州山東之登青兗三府直隸之大順廣三府民皆勁健可用若募年在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强有力者以充義勇令該地方官造冊保送不致有市井無賴之徒濫廁其間更

擇素厯戎行兼精技藝者爲之師訓練有素嫓習益深則膽力既充而又熟於擊刺攻戰之法自無有臨陣退縮者矣一在擇士昨歲恭讀

上諭奇才異能許赴軍營投効仰見

宸念周詳禦侮孔亟

臣以爲將軍幕下固不乏智勇之士

而濫竽混入者正復不少且恐有爲賊反間者溷迹其間則爲害洵非淺鮮合無令內外大小臣工各舉所知切指所長果有裨於實用者然後許赴軍營如此則可收腹心之效而無意外之虞矣一在節餉羈

惟兵有定額而老羸者居其半不用命者又居其半若任其冒濫充數適足以糜軍餉何如將老羸之兵概行裁汰不用命之兵嚴加懲治而以鄉勇中之雄偉厯練者補足額數則兵皆可用而餉不虛糜至於將軍參贊並隨帶司員尤宜儉約自奉爲士卒倡以省供億之繁不得有一毫浮費斯士卒皆有所效法矣一在專責任沿海州縣今日正喫緊之區戢暴安良使民皆有固志其責匪輕稱職尤不易若更使之團練鄉勇恐勢難兼顧合無於海臺各省每省擇明

幹有爲之州縣官各十員每員各練鄉勇或八百人或一千人卽以本地紳士董其事並飭專司團練之員諄諄勸導使知此義舉實爲爾等自衛身家而爲國敵愾之意卽存乎其中顯以鼓其奮勇之氣隱以激其忠義之忱如是而民猶有坐視不前者必非人情至臨陣則以素習之將領統之使之士識將心將識士心而專司團練之州縣令其監兵斯士卒皆向義直前而動有成功矣一在勵忠誠凡有守土之責者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天經地義無所逃於宇宙之

間乃上年浙江連陷郡縣之時該守土官殉難者祇得二二人其餘僉云投水捐軀被百姓救活竊惟此時百姓紛紛逃竄自救惟恐不瞻豈遑拯溺於呼吸之間彼此如出一轍耶且該地方官果得民心輿情愛戴或肯捨身以救之然民心旣無攜貳自可擗城固守如尹鐸之於晉陽田單之於莒卽墨雖瀕危而獨無聯志何至失地如摧枯拉朽之易乎臣恐該員等投水被救者大抵皆捏飾情形臨難苟免以圖卸罪朝廷亦安用此等人爲耶必照湖北通城縣李壘

懷印私逃之例以懲治之則人人皆不能不以忠誠
自勵而民氣自信矣一在禁欺罔浙江旣屢獲勝仗
自可挫逆夷之凶鋒使之力弱膽怯知畏而不敢他
圖乃勝仗雖多而逆夷猖獗愈甚得無稟報不實而
冒昧邀功耶夫統兵者苟有懷詐之心其麾下相承
迎合尙復成何事體且保舉濫則雖賞不勸法令弛
則雖罰不懲賞罰之不足恃者皆欺罔之端誤之也

應請

旨勅下該將軍參贊務須奏報切實不得稍有粉飾則人

共知賞不可以倖致罰不可以輕逃而自切同仇之
志矣一在嚴查土匪土匪與漢奸不同漢奸助逆夷
爲虐長驅直進荼毒斯民至土匪則潛蹤匿跡待地
方有事卽乘機據搶嘯聚成羣而居者行者俱受其
害夫百姓旣苦外寇又苦內賊進退兩難之勢倍覺
可憐特請

旨勅下該省督撫嚴飭州縣于內地實力稽察思患預防
則土匪自不能潛竄於其間而閭閻永靖矣抑京師
爲輦轂重地萬一逆夷駛至天津尤恐有土匪出而

滋事近日盜案疊出拒捕傷人而最異者莫如通政使曹恩深宅被賊燒燬涼棚火熾之時家人趕緊撲滅而該賊仍在屋上覬覦無事之時既如此則有事可知又在防微杜漸之得其道耳一在善撫流民我朝深仁厚澤百姓皆浹髓淪肌故地方縱爲逆夷偶擾而百姓罹遷徙流離之慘尙不肯從賊者皆

皇上之恩德有以致之也但富厚之家雖經遷徙猶有餉口之資至無業流民一離故土覓食良難其老弱者轉乎溝壑其強壯者又不得已而爲盜賊是在該地

方官善爲安集撫綏設法賑濟俾其得所則民有安堵之樂而衆心愈固結而不可解矣一在審機宜天

津爲畿輔近地比年來防堵自應周密然

臣聞大礮

皆置在海邊重兵皆守在海邊萬一逆夷駛至天津

海口以礮抵敵恐難制勝且慮士卒爲礮轟散因思

天津府距海尚數千里濱海多沙居民甚少與清野

無異應將大小礮搬至沙渚內地暗中安置凡有土

牆樹木之處皆可預爲埋伏俟其擁兵上岸則我兵

用刀牌手俯伏進斫其足卽遇馬兵亦然此古名將

用麻軋刀斬馬足之法也聞去歲廣東鄉民殺啖夷者以棒搥其腳立仆爲其身首皆用物包裹雖擊不傷惟砍足爲便耳且逆夷鳥槍其火不燃自燶最易傷人惟以藤牌俯伏禦之則彈丸自牌上閃過不致被傷至於避大礮之法亦惟全身俯地待其礮聲既盡起而與之決戰靡不克矣臣又風聞天津防堵之兵半不足恃有前演礮而後逃走者有外鳴鑼而內卽逃散者逆夷未來尙且如此則臨陣可知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申嚴軍令示以破敵之方革其畏敵之

弊則兵心既固衆志成城自無有望風先遁者矣以上十條均爲平夷要務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籌度江南省城防堵情形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

臣聞嘆夷滋擾江蘇會用小船向揚州鎮江江甯

等處測水深淺今且沿江游弋則窺伺省城之意顯

然自不可不預爲防堵查沿江一帶多有護沙橫亘

嘆夷大船必不敢闖入惟聞嘆夷借呂宋淺水船較

杉板略大而不妨擋淺此須設法防備者也大江以

北瓜州口業已駐兵防守若江浦之浦口城下臨大

江其最高處有中敵臺俯瞰省城十三門形勢瞭如

指掌尤爲緊要之區不可不嚴爲防禦此外如六合

縣之斷腰地方亦宜伏兵邀擊又楊子江之南有小河口在句容縣界其河通龍潭棲霞二處河身甚窄兩岸多蘆葦可以伏兵且龍潭以嶺爲關可稱扼塞由是陸行至麒麟門朝陽門一路支嶺重疊門以內爲駐防城卽以駐防兵守之要惟嚴守龍潭而賊無由入省城之東門矣屯兵棲霞而賊無由入省城之北門矣城之北門曰太平迤西曰神策若夷船泝江西上由黃天蕩而來則觀音門燕子磯極爲險要當駐兵以備攻擊而最喫緊者莫如儀鳳金川二門其

次莫如定淮清涼二門儀鳳門在龍江關上金川門在其東今門已閉塞而城頭仍宜防守也定淮門外有虧蝦磯駐兵守之可以截沂河西上之路城西南曰三山門俗謂之水西門下有水關通秦淮其外城爲江東門自賽工橋至江東門達北河口然後入大江則北河口宜守以精兵而江東橋及賽工橋亦宜分兵以堵之矣查逆夷迭擾海疆皆以虛聲驚走居民使我兵畏怯然後乘機深入爲今之計總以固結民心爲第一要着乃臣聞揚州鎮江一帶地方鹽梟

嘯聚劫案疊出調到青州兵亦多藉端滋擾以致居
民紛紛逃避若使省城重地百姓聞風遷徙反足以
壯逆夷猖獗之膽而開土匪搶掠之門是在地方官
嚴切曉諭妥爲撫綏方足以固衆志而無意外之虞
若藉口於兵餉不足器械不備坐視夷船游奕深入
內地莫展一籌則地方文武員弁俱成虛設言之可
爲寒心相應請

旨飭下督撫將軍相度形勢扼險固守申明軍令約束客
兵嚴飭州縣重治土匪則民心安靖而戰守皆有足

恃矣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籌畫收復鎮江事宜請

旨飭辦以防奸宄蔓延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惟逆夷攻陷鎮江府城漢奸到處放火截殺聞
漢奸助逆大半爲淮南鹽梟該梟等罪惡貫盈雖極
法懲治不足以蔽辜然臣思鎮江爲南北水道通衢
南漕必由之路若非急爲收復目下回空船隻既多
阻滯來年重運難保無梗塞之虞爲今之計欲收復
鎮江府城莫若招服鹽梟以賊攻賊可以轉敗爲功
查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次名副仗頭其屯聚之處

則以深江孔家涵子爲下馬頭瓜州老虎頭爲上馬頭而以儀徵爲總匯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爲羣皆強很有技能者礮位鳥槍長矛大刀鞭鎌之器畢具平日爭奮馬頭打仗過於戰陣其凶橫如此誅之不可勝誅若任其助逆爲虐置之不問則其勢必至於蔓延臣愚以爲欲服梟徒必先服梟徒之首相應請

旨飭下江南督撫擇屬員之潔已愛民威望素著者以計招致大仗頭副仗頭等諭以大義誘以重利使之投

順歸誠其間果能爲

國立功速復府城者必以懋賞酬之則梟徒之首既爲我用而梟徒自帖然矣又現值漕船回空之期京口稍有窒礙水手必致逗留查水手中多亡命之徒倘爲嘆夷所餌則又爲虎傅翼懇

勅下漕督飭屬嚴爲彈壓並於漕船未到京口之先多方勸導使水手等皆爲

國家出力禦侮則梟徒既服而水手亦馴卽以梟徒水手合攻嘆夷彼必大受懲創而府城可復運道可通

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各省礮臺軍械防範宜嚴請

旨密欵海疆各督撫嚴飭將領認真守護以備不虞恭摺

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自嘆夷就撫以來屢奉

諭旨飭令各省海口妥設礮臺添備礮位具見

宸念周詳事事核實以期有備無患該管督撫宜如何仰

體

聖意督飭將領實力奉行嚴密防範乃臣風聞二月間廣

東城外竟有夷兵直赴礮臺釘塞礮眼如入無人之境實爲意料所不及因思礮臺所以防奸匪員弁所以衛礮臺

國家於海口阨要之區設立礮臺均派員弁防護給以廩糈口糧原期時時保守聲勢聯絡不致稍有疎虞若果如臣所聞廣東城外夷兵直上礮臺釘塞礮眼則是員弁擅離職守軍器皆成虛設倘有外侮將何以禦之臣竊惟廣東一省如是猶恐他省海口防護礮臺員弁亦不免有名無實此未雨之綢繆不可不

豫爲計也相應請

旨密飭沿海各督撫凡有礮臺之處各就地方情形妥議
防範章程總期於靜鎮之中寓周防之意斯員弁各
慎職守而軍械亦可以資禦侮矣臣爲慎重海防起
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敬陳荒政積弊並賑卹急務仰祈

聖鑒事竊臣恭閱邸欽見本年江蘇安徽湖北三省悉被

水灾

皇上念切民依不惜數百萬帑金分飭各省督撫等妥爲

賑卹

溫諭諄諄惟恐查辦稍緩措置失宜並

諭有辦理不善未能實惠及民之員隨時參劾該督撫等

仰體

宸懷自必欽遵辦理不使一夫失所惟是荒政乃民命所

關講求不厭周密查辦賑之弊莫如造冊稽延致小民暗受其害定例天下有司每遇歲饑先發倉廩賑貸然後奏請寬卹又會典載水旱成災督撫疏

聞卽行撫卹先給饑民一月口糧以免待哺乃查被灾輕重與極貧次貧分別給糧等語誠以民迫飢寒命懸旦夕倘必待查取戶口完竣始行辦賑則老弱之轉徙於溝壑者不可勝計卽如上年河南被灾於七月

二十七日奉

旨由戶部撥給帑金直至

欽差大臣到豫查辦閱時已兩月之久該省灾民冊籍尙

未造齊旋經

欽差飭令查造丁口細冊各州縣猶懷觀望夫以百萬生靈延頸俟哺有司乃從容局外托名鈎攷自便已私不顧民之存亡豈不大辜

皇上已溺已飢之至意耶其始既已延宕則後來按冊賑濟僅屬子遺是

聖主方大沛

恩施以甦其困有司轉藉口造冊以屯其膏玩憚殃民莫

三省之正此爲甚今歲該三省又值辦理賑務相應請

旨飭下各督撫深以豫省前事爲鑒務令各屬遵照定例

一面查取戶口一面先行放賑無論極貧次貧均得

先需實惠俟冊籍已定務於限內具題加賑卽按照

極貧次貧應給銀米分別給與其加賑日期務依定

例與初賑接續母許間斷戶口或有開除續增隨時

具報上司嚴行察查倘有報勘之外借查辦爲名故

意延緩者若非必圖舞弊卽屬怠玩因循此等劣員

應卽恪遵前奉

諭旨立予嚴參撤任另委賢員接辦不得因其尙無侵冒
實跡稍事姑容如此振刷精神庶有司不致貽悞而
愷澤得以旁流矣且賑卹之政尙有急宜籌畫者臣謹就
管見所及臚陳於左

一宜多設粥廠其積弊並應嚴革也查煮粥有二便
一則易於防奸一則不須審戶故於造冊未竣時亟
宜先行此法惟近來辦賑設廠大小卽如上年禹州
僅於西關設廠並不遵例四鄉分設其田野農民安
能相率就食况廠少人多更有擁擠踐踏之患應令

州縣酌量多建廠座每縣多則數十處少亦十餘處
每廠悉遣委員及公正紳士監放並令各縣同時並
舉免致饑民流往他處再臣訪聞粥廠委員並不常
時在廠自聽書役尅減米麥攬和生水有不用柴炭
卽以石灰入米任其糜爛如上年豫省

欽差所奏者饑民食之多生疾病以致僵僕道路應請
勅下各督撫嚴飭各委員等親自監放柴炭等項毋許短
少如違嚴參究治

一放錢糴米之法急宜兼籌也饑民所望者米而籌

帑則皆運銀又放賑又須折換錢文以致奸商故抑
銀價而昂米價上年豫省門丁囤積米石家人向銀
鋪增價侵漁種種弊端皆從此起竊計每州縣饑民
不下三四十萬約賑銀五六萬使一概放錢不糴穀
則市僧居奇大戶閉糴小民何由得食應令各州縣
等一面開賑一面碾動倉穀或勒捐米石或將銀購
米但得二三千石在市糴賣則米價自不致增長糴
賣所得錢文復可搭放凡次貧之民均受無形之利

自應

三
卷之三
敕下各督撫於賑糶二事務必兼籌以收實效

一賑緩

恩詔急宜宣示也地方一遇灾歉不肖官吏因緣爲奸往往緩徵之

將

詔已下不卽宣示而追呼逼迫催科如故俟囊橐已飽方

詔書懸掛又有新糧雖緩而藉日舊日民欠恣意敲扑者此等情形深堪痛憾窮陬僻壤尤所不免應令各督撫嚴參究辦至此次賑務仰蒙

聖恩發帑至百萬之多準議截留或寄欵迅撥

皇上惠心有孚至優極渥應令各省多刷贍黃並將帑金

總數全行開載出示曉諭俾下邑災黎有所恃而不

恐又貧民每多逋累當此饑憊焉能還償亦應令各

處出榜禁革所有公私一切逋債俱暫停止毋得催

索以致流移

一接濟民食之法急宜講求也查接濟民食惟在隣

省採買及招徠商販二端近已奉

旨寬免米稅商販自必源源而來誠恐各隣省大吏心存

畛域或慮出米過多本地米價必至騰踊禁止商販出境如此則被災之省無所取資應請

旨飭令各督撫毋得僅就一省起見致蹈遏糶之弊至產米之區惟四川較廣應令江楚各省招商赴川採買其川省商販米船過楚運赴江蘇安徽者湖北省亦應可盡數截留庶上下兩江各資接濟復查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因江楚均報荒歉曾

諭令川督將倉穀二十萬餘石運赴江南備用其川省動撥倉穀俟穀賤時買補又乾隆五十年因江浙等省

報灾商民赴川販運該省產米不敷

諭令川督將常平義倉等穀先行開糶以資接濟旋據該督遂將倉穀碾動三十萬石俟楚販到境按照時價發糶在案是川省接濟江楚屢經辦有成規合無仰懇

天恩卽飭各督撫酌量情形或運或糶於川省倉儲無損而三省歉收地方大有裨益

一遺棄小兒急宜收卹販賣牛隻急宜購買也竊計小兒尙資乳哺既難給以口糧而各處育嬰堂絕少

亦無收養善策惟有力之家無子者未嘗不願養以爲子特患長大歸其父母認取故民以收養爲戒謹按宋葉夢得治郡時立券給銀俾知荒年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認今宜仿照其意令各州縣刊刻執照付與收養之家則幼孩多可全活至於牛隻爲耕種所必需向例來年普鋗春祺案內有仍應酌給牛種之費惟是小民一遇饑荒先將耕牛變賣奸徒乘機宰殺比至次年官卽給予牛價民又苦於無牛可買應令各處設立買牛局饑民欲賣牛者許赴官局售

賣設立號簿登記次年春作仍令照價取贖如此則
賑貸養牛一舉兩得至來年可省官給以上各條均
救荒要務不可稍緩者臣籍隸安徽諭知灾黎疾苦
敬陳一得之愚伏乞

皇上採擇施行則更生之民銜

恩頒

德益無既極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違

旨會議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正月十六日內閣鈔出奉

上諭朕恭讀

硃諭遺命四條內除無庸建立

聖德神功碑及斟酌各件供奉收貯謹當遵行外至

諭令母庸

郊配

廟祔一條事關尊崇鉅典朕不忍遽從不敢遽定著王大臣

會同九卿翰詹科道敬謹詳晰妥議具奏欽此仰見
皇上孝思肫篤繼述必歸至善之意臣謹議以爲此二條

有不敢不恪遵者有不敢曲從者按郊配廟祔禮典
各殊有廟祔而並郊配者周之后稷文王是也有廟
祔而不郊配者周之武王成王康王是也詩周頌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祀天於南郊而配以稷也孝
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祀天於明堂而
配以文也皆爲配天之祭而或在南郊或在明堂實
異其地自漢以后千餘年間郊祀天帝配位互異至

唐開元禮成一歲四祀天各配以一祖洎乎宋代或
以四祖迭配或以二祖更配或以二祖並配或以二
宗迭配迄無定制惟我

朝

聖

聖相承自

太祖高皇帝至

仁宗睿皇帝德超前代誠如

大行皇帝聖諭永宜

配饗

郊壇禮隆報至

大行皇帝德被埏垓功蓋宇宙洵足以

配享

圜丘惟恭奉

殊諭深慮尊崇之典世世視為成例率行無已有背古訓難

示後人且恐非臣子所敢言所忽言而乃斷自

聖衷思定限制使後世得所遵循

諭令萬年後斷不可行

郊配之禮

聖慮精深遠大特破千古拘墟之識似應恪遵
硃諭定以限制爲萬世法程是卽所以導揚

大行皇帝謙冲之盛德而垂示於無窮也况

郊壇之基址有定

國朝之統緒無疆考

皇朝通典所載

郊壇上成面徑九丈爲地無多若不早定限制將來地狹難
容必致減其豆邊拓其基址以從事減豆邊旣恐瀆

神明拓基址又恐違禮制揆諸

皇上善繼善述之心必有所難安者

臣竊以爲宜違

硃諭母庸

廟祔則有不敢曲從者

臣謹按紀傳所載皆以七廟爲天子

常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

說確不可易漢韋元成謂周后稷爲始封之祖文武

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爲七鄭元亦用

其說後人皆疑之至宋儒朱子始謂文武世室在三

昭三穆之外則親廟有六合之太廟爲七廟故祧廟
議曰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蓋以
文武有功當宗爲百世不遷之室與太祖之廟並尊
可謂之世室亦可謂之爲廟伏讀

欽定禮記義疏亦以朱子所云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爲
定論朱子又曰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
占七廟之數故親廟定爲三昭三穆親盡則祧而宗
無常數是則廟不踰七而有功德者皆可宗不以成
數限也恭讀

大行皇帝硃諭大清

受命於

天龍興遼瀋

祖功

宗德實邁前古自我

太祖高皇帝至我

皇考仁宗睿皇帝巍然七室

上天有以命之乎等因欽此

大行皇帝至仁大孝以爲

祖

宗七室已符七廟之數若再行

廟祔之禮恐致祧及

列宗故

諭令萬年後斷不可行祔

廟之禮應如何祀享之處按禮議行臣謹稽之周室制度參

之朱子祧廟議竊謂

太祖高皇帝肇興帝業實成周之后稷允宜爲百世不遷之

祖廟又準以文武世室

國朝亦應有不祧之世室不在七廟之數者自

太祖爲一廟合之

列聖以至

大行皇帝之

升祔尙未盈七廟之數卽後世三昭三穆迭祔迭祧而親廟

斷無不祧之理且

太廟中殿共計九間

列聖神牌已安七室東西尙有兩間足以奉安

神位若如

硃諭不行

廟祔之禮固

皇上所不忍言亦天下臣民之所不忍聞也伏乞

皇上敬奉

天行皇帝神位升祔

太廟上以展

至孝誠敬之思下以愴臣庶哀懇之隱至於祔廟之說親盡則遷在古人制禮之意正以義之不敢過者全其仁之所必欲伸未聞因廟數當祔而停後來之升祔

也惟古來太廟之制旁有夾室凡宜祫之主皆藏於

夾室中而大祫則合食于太祖之廟今之

太廟與古異制嗣後億萬年宜祫之主可否藏於

太廟後殿而大祫之時仍配於

太廟前似亦盡倫盡制與禮意相符至若六親廟之有功德

當宗者自可準宋儒朱子宗無常數之議爲不祫之

室伏祈

皇上審酌盡善以爲法守則唐之開元宋之雍熙不足數

也臣以爲不敢曲從者此條是也謹就管見所及敬

議奏

聞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謹

奏

奏爲奉

旨求言敬陳管見恭摺奏祈

聖鑒事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
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等因欽此仰見

宸衷虛懷博採不遺芻蕘之至意臣職列言官敢安緘默

謹繹責難於君之義臚列數條爲我

皇上敬陳之

一在懋

聖學臣竊惟

聖學之要不在言語文事之間而在明德新民之理惟平日格物致知研幾極深而後用人行政能灼然洞見其是非臧否而不惑於世俗功利之言我

皇上聰明天亶在潛邸時久已垂情典籍今者宸居正位天下咸仰

主德而主德之日新實繫於

聖學竊聞宋臣程顥與其弟顥深明先王之道謂大學一篇爲學者所當先務臣愚以爲大學之書實備內聖

外王之學尤爲有天下者所不可須臾離也昔朱子作大學章句以發明其旨繼此而真德秀之大學衍義明儒邱濬之大學衍義補一則探治平之原一則著治平之迹二書實與章句相表裏是欲求天下之治不能外大學一篇而欲明大學之道不能外章句諸書也欽惟

聖祖仁皇帝以生知之聖勤學士之修生平所學一以朱子爲宗故獨升祀朱子於十哲之次並

御纂朱子全書

御製序文謂朱夫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爲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所作何事

聖訓諄詳久昭法守是千古大學之道昌明於朱子而宗朱子之學實效法

祖訓也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取大學章句及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與

朱子全書分目進呈

御覽覃精研究以爲治平之本至朱子在朝所上諸封事皆發於忠愛之誠而引君於當道凡用人行政之理無不備載於其中尤足爲

乙夜勤求之助由是而考六經之旨參諸史之文則揆幾度務凡事之所難決者直以先王之道權之將見盛治所臻必有比隆於唐虞三代者則天下幸甚

一在正人心管子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者人心之所繫也人心之邪正繫於四維之弛張而風俗

之隆替吏治之得失因之今之人心非不知嚮善也
然學校爲風化之首自正學不明在下者僅究心於
詞章之末以圖進取而於誠意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未嘗措意於其間尚望其能躬行實踐耶况近日之
校官直爲豢養衰庸之地非頭童齒豁之士卽末學
淺見之儒至捐例開而校官一途更不堪問安能爲
郡邑師表耶人心之所以日趨汙下者此也夫士習
敝則民風漓以勸孝教忠爲迂論以鄉飲讀法爲具
文愚氓莫獲適從之路於是獄訟日繁盜賊日熾而

奸宄之徒乘隙滋事此當今之大患也而其端皆由於心術之不正伏願

皇上主敬存誠整躬率物示天下以禮義廉恥之防而又崇儒重道首擇學校之官上自成均下逮各省府縣皆精其選一以興教勸學爲急務使百官萬民皆約束於四維之中將人心既正風俗自淳何患吏治之難振興哉

一在育人才士必體用兼赅而後可謂之真才非徒曲諒小謹遂爲有守奉行成例遂爲有爲也以此爲

才小臣將授權於胥吏而習於便安惟以無事爲福
大臣將卸責於君上而巧於緣飾惟以容悅爲工國
家其何所恃爲今之計必以廣儲人才爲急務而欲
人才之振興一在培養於平日一在激勵於臨事夫
培養之原首在學校今日之士子卽異日之卿大夫
當在學校未嘗講求夫明德新民之理及在
朝廷何以責其有致君澤民之效是必

國家學校之教一本於大學之道而師儒之官皆堪表
式率天下之爲士者羣相砥礪斯禮義廉恥曉然昭

著於人心而又研究經史以擴其才識一旦出身報國而忠愛之誠久已固結於心性自能上不負

君而隨在可覘其建樹矣至激勵之方則在臨時惟視上之感召耳自來需才之世孰不欲得真才而用之乃上以實求下以名應其故何也所求在敢言而所好在阿諛所求在持正而所好在趨承天下固不視其所求而視其所好也伏願

皇上端本善則欲下之直言無諱必先自絕其避嫌顧忌之隱欲下之公正不阿必先自絕其承顏希旨之緣

顯示天下以好惡之正使人人皆知

聖意之所嚮而凡部院堂官封疆大吏亦將精心察覈秉
公舉劾各思自盡夫以人事君之義庶幾進一人而
天下勸退一人而天下懲人心皆鼓舞奮興而真才
輩出以儲楨榦之用矣

一在恤民隱恭惟

大行皇帝臨御三十年宵旰焦勞無不以民生爲念我
皇上御極之初深恐民隱未能周知而求言是急仰見
宸衷勤恤之思至周至篤臣以爲國家多得循良之吏則

民被其福而邦本固國家濫廁貪庸之吏則民罹其困而邦本危蓋吏治與民生相維繫也而吏治之所以日敝者由於仕途之雜比年來捐例頻開實緣河防積貯兼之各省徧災因爲此權宜之計以救目前之急然約計捐輸之項已不下數千萬兩而國帑仍有絀無贏可見捐例所入無裨

國計而捐班之道府州縣已居天下十分之半竊思捐輸各員豈果急公奉義竭力輸忱其心大抵以官階爲利藪耳若輩既有求利之心則當其候補之日夤

緣百出及其補官之日又復脣削多方下民之膏脂
幾何忍令其苛取以肥橐囊耶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皇上洞鑒此弊於二月初一日停止順天捐例

諭旨甫頒臣民翕然稱慶惟於外省捐米之例尙未奉

旨卽停

臣竊思江蘇浙江等省捐米原因上年災區妥籌

賑恤今雨雪均調豐穰有兆小民可免飢寒之患且

閩浙省以捐米放賑爲名其實藉以填州縣虧空之
項是取閭閻之資財以償官虧復邀

朝廷之議叙以酬民捐而

國與民均受其累相應請

旨勅下江浙等省督撫將捐米例一概停止示以天子不言有無之道俾臣民皆存去利嚮義之心而凡地方官之擾累民生者

勅督撫嚴查參劾則吏治蒸蒸日上而民困以紓民生以遂矣以上數端雖屬芻蕘之見實竭葵藿之誠冒昧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部臣擬開捐例請

皇上斷自

宸衷飭卽停議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本年二月初一日奉

上諭順天府現辦籌賑事例著卽停止又於五月初四日

奉

上諭安徽江蘇江西湖北甘肅有捐賑銀米及道光二十八年推廣捐米事例俱著一律停止欽此

詔旨頻頒中外臣民莫不歡欣鼓舞以爲自今伊始捐例

永停庶幾無貪墨之吏擾累民生可以長享太平乃

臣近日竊聞戶部及吏部諸臣各派司員籌議捐款

在計臣方以爲國計支絀必須預爲儲備斯足上慰

聖懷臣竊謂民爲邦本民生與國計相爲維繫舍民生而

專言國計適足開上下征利之風何者民生饒裕則

正供不乏正供旣給則

國帑自充有子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理洵不誣

也今之議開捐者徒爲剜肉醫瘡之計而已臣請言

其弊夫開捐者將取財於殷實之民也使捐生皆爲

殷實之民猶得藉口於急公奉上之義乃自道光年間開捐以來凡殷實之民情願報効者不及什之三而外官子弟親戚及其幕友之報捐者已不下什之七其間以現任官員侵挪帑項使其子弟親戚報捐者不可勝計吏部皆有籍冊可查近年各有虧空之數愈積愈多甚至數千百萬而懸空無著者職此之由其本任之虧空未彌而其子弟親戚又發往他省聚斂存貲至於權篆補缺之日其居心貪墨其居官必不能愛養百姓民間疾苦能不壅於

上聞耶臣竊聞有身坐堂上向民間索取銀錢自認爲捐班而以爲貪婪之數皆其分所應得者是若輩皆以皇上自有之財鬻

朝廷所不輕予之官而以害我

國家素所培養之民

皇上爲民父母念彼疾痛其能安乎况自道光二十年以後直隸河南水旱頻仍洎道光廿七八八年江蘇安徽兩湖江西之水災爲從來所未有今年雖麥秋豐稔而民氣尙未復元重以廣東廣西游匪滋擾民不

聊生賴

皇上厚澤深仁加惠周卹方足以紓民困而計臣不知大體又復爲開捐之說以瀆我

聖聽引君當道者固如是乎臣竊計戶部每歲所入之數有四千四百餘萬之多每歲所出尙不及四千萬通盤籌算本無不敷之理爲計臣者惟當撙節其用綜核其實而已不此之務而議及開捐若舍開捐之外別無長策是以捐例一開可以謝

皇上之督責可以抵外省之請撥而該部司員又可以分

平餘銀兩又可以得印結銀費而其有害於民無裨
於國者曾未之計及焉是使

皇上一人行此數政而諸臣共享其利也此臣所不忍言
者也臣伏查道光年間開捐屢次合計之不過三千

八百餘萬兩而常捐之數較之嘉慶年間短絀二千
五百餘萬兩其餘或外有城垣之捐輸鹽務之報効
半屬有名無實而名器之濫莫此爲甚臣竊讀宋臣

真德秀大學衍義所載審治體察民情二條其言義
利重輕之辨生靈向背之由至詳且悉又讀明臣邱

濬大學衍義補所載制國用一條其言理財之道貢賦之詳亦法戒昭然堪爲炯鑒願

皇上取而覽之必有得其本原者矣欽惟

皇上御極之初事事效法

宣宗誠可謂善繼善述特思嘉慶廿五年爲

宣宗正位之始於秋間卽停捐例而道光三年以前未聞有開捐之說者誠見開捐之有弊無利也今於五月間始將捐例一律停止未及半年而諸臣紛紛議開捐

例揆之

皇上善繼善述之心必不忍言况旋停旋開無以示信於天下恐報捐者不能如前日之踴躍也與其捐例既開而貽悔於後何如及捐例之未開而預遏其機若必以帑項無多爲不得已則請

皇上權發內庫銀兩以濟之伏思

宣宗成皇帝於道光廿八年因江蘇安徽兩湖江西等省水災曾經奉

旨頒發內庫銀百萬兩撫恤災區已有成案可稽臣又見宋

臣李迪請真宗發內藏庫以佐國用上曰今當出金

帛數萬借三司。迪曰：天子財無內外，願不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可見

天子以天下爲家，以四海爲富。內庫部庫不以若部庫果十分支繙

皇上暫發內庫銀兩，以濟不足，並責令戶部計還，亦可以效法。

宣宗善繼善述之一端，而捐例則永遠停止。斯爲釋大學一書言生才之道必本於慎德。曰：悖入之機今

皇上卽位之初求直言停捐例禁開礦次第舉行勵精圖治下孚民望上召天和故兩政瑞麥各省迭報乃自五月以後

宸衷之兢業惕勵不逮從前至八月間四川則以地震告矣浙江則以水災告矣九月間京城則大雷雨雹矣正值

皇上修省之時敬祈

聖學日懋修德行仁以消沴氣而感天心斯天降之福風雨和五穀熟而民生遂民生遂而國計未有不給者

何事紛紛開捐爲也恭請

皇上宸衷獨斷卽停開捐之議並

勅下戶部計臣令於捐例之外別籌良策以順民心以維
邦本則天下幸甚臣旣有所聞不敢緘默敬陳管見
以備

採擇不勝悚惶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請

旨整飭官方以除積習而收實效恭摺奏祈

聖鑒事臣竊惟用人行政爲

朝廷之急務而行政莫先於用人內而宰相得人自部院堂官以至百執事皆各稱其職而庶政舉外而督撫得人自藩臬以至守令皆各効其職而庶政修夫宰相者紀綱之本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者也昔舜之戒禹曰汝亦昌言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殷高宗武丁之命說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然則宰相固非奉令承教出納王命必
思有以啟沃君心而後不負斯任也至我

朝設立軍機處卽宋之樞密院特樞密院僅掌兵政而
軍機處則凡用人行政皆得與聞其大臣惟尙書侍
郎被渥寵者始得入贊而必以宰相統之凡有機務
皆軍機大臣密爲籌畫雖部院堂官不能稍有贊畫
於其間也是其分較樞密爲更尊其責較樞密爲更
重臣愚以爲軍機處之所切要者有二在外則不可
不慎言入告則不可不直言自雍正年間大學士張

廷玉奏定

廷寄之例凡機事慮有漏洩不便發鈔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卽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馳遞所以防漏洩也言苟不慎則凡遇有密奏查辦之件特交之人尙未諭知而道路已傳聞藉藉於是地方官有先時彌縫盡泯其迹者有串通書吏化大爲小者有該管上司思免處分佯爲不知而始以一參塞責者已乖夫當日設立軍機之本意若人告

君前則宜剴切直言凡其人勝部院督撫之任則言之於君而進用之或部院督撫而不勝任之人亦當言之於君而黜之如進賢而非其人則宰相宜受循私之責若知其賢而不能進之於君宰相亦宜受蔽賢之罪至於承奉

諭旨曰決庶務要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方足以資將順匡救之益苟以緘口爲謹慎以請

旨爲靖共是自卸其責自便其私非古人贊襄之義也皇上親政之初勤勞宵旰事理物情固已難逃

宸鑒特恐萬幾煩蹟而

九重之思慮偶有未周全賴左右大臣隨時敷奏方足弼

郅治而正

君心伏乞

皇上敕下軍機大臣於每日召見時凡國計之得失民生
之休戚人才之賢否政治之純疵與夫

宸躬修省萬一有盛德之累均許直言無諱倘有面奏未
能盡悉者準令於次日遞摺申明則大臣亦各激發
天良以緘默不言爲恥庶可收輔弼之益至於軍機

章京凡遇有查辦事件不準與地方官交通私書如有此項情弊一經發覺卽以漏洩軍機之罪罪之則樞垣嚴肅而法廉交飭有裨於吏治者豈淺鮮哉若夫部院堂官各有職掌屬官亦各有專司凡該部院應辦之件卽責成該部院堂官辦理其曩有定例者援例不得援案其有一事兩例而僅可比較者許該管堂官率屬公同酌議妥協明下斷語然後請旨定奪總不得以歧出之例依違兩可煩瀆

聖聰如有引例未協朦混奏準者事後發覺卽惟該堂官

是問則凡部院堂官既不敢卸責於

君上而徇私者亦無所施其技矣然其要尤在於得人能
得其人則委之以事皆各舉其職而政無不又矣臣

恭讀

上諭飭在京部院大臣各舉所知果有品學純正才德出
衆之員無論京外家居准其保奏設後來名實不符或
有奸贓劣跡將原保之大臣是問欽此仰見

皇上情殷求治破格用人非截取京察循例保送者可比
臣愚以爲名實不符而罪之於後不如好惡必察而

慎之於先蓋自正學不明人心滋偽夤緣奔競之風各部院在所不免茲既奉

旨保舉京員在部院大臣豈肯營私骯法特患平日既無知言窮理之學臨事復無虛懷延訪之忱則雖不敢顯欺

君上而已不免受欺於人將以柔懦爲有德以浮華爲有才以剛愎爲守正以躁進爲敢爲以模稜兩可爲持平以乘便闢捷爲達變况立身行己未能破除情面尤足以開奔競之漸是

朝廷有求賢之美名而

國家無得人之實效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伏讀

仁宗睿皇帝御製才德說曰德與才相爲表裏德爲才之體
才爲德之用有德者必有才而恃才自用者去德遠矣才
德全備者上也德優於才者次也才過於德者又其次也
德優於才猶不失爲君子才過於德終恐流爲小人然德
由於一心涵養才則因庶政肆應臨事而懼好謀而行有
德之才也剛愎自用察察爲明無德之才也用人固取其
才識然亦必觀其德行斯爲有本之才從性中所發也大

知若愚德勝於才也大詳若忠才勝於德也觀其德而用其才終歸實際若愛其才而略其行是舍本而逐末貽害匪淺不可不慎思于中明辨於事也

祖訓煌煌真堪效法應請

皇上敕下各部院大臣破除情面秉公保舉有其難其慎之心無不公不明之弊而凡干謁請託諸世媚俗者黜不與選庶可以消奔競之風而所以正人心者在此所以育人才者亦在此至如封疆大吏要貴正已以率屬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宋儒朱子之言曰

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監司得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今之督撫其責任重於監司也然而古之守令畏監司之糾察罪惡今之督撫畏屬員之挾持短長其故何也捐班之道府州縣布滿天下其人惟知取利而已不計國帑之盈虧不恤民生之困苦不顧聲名之狼籍該管上司以其爲捐班出身也而姑恕之繼則以捐例未停而故寬其途以招之迨至貪婪跡著而

上官之短又恐爲其所挾制也而姑容之竊思上官
果係公罪何妨據實奏聞自任其咎而治屬員以挾
制之罪其畏屬員所挾制者大抵皆私罪耳以督撫
大員而畏屬員之挾制則平日之所以察吏治民者
概可知也今之督撫非無廉明公正之人然或有性
耽安逸隱多嗜好而公事廢弛者濫廁其任恐不足
以飭吏治而肅官方然則督撫不可不慎簡矣蓋必
督撫得其人而後可以擇守令一方得賢守令而一
方治天下得賢守令而天下治今之所歎者莫如教

化學校實教化之地也守令賢則教化興時時以禮
義廉恥相提撕則民知敦行民知敦行則忠愛之念
自生豈猶有遺其親後其君者乎其善一也今之所
急者莫如財農桑實生財之源也守令賢則民知本
業本業勤則獄訟息獄訟息則民氣和民和而天降
之康風雨時五穀熟追呼不擾而正供自足何事紛
紛捐輸爲哉其善二也今之所患者莫如奸宄盜賊
守令賢則必能行保甲民愛守令如父母豈不能自
相訪察尙使奸民溷迹其間而狡焉思起乎其善三

也今之所患者莫如鴉片守令賢則民皆聽其教誨將見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共知爲酙毒而遠之其吸食者必不容於家庭必見辱於鄉黨不事峻法而數十年之惡習可消其善四也今之所患者莫如兵疲守令賢則隨時皆可團練凡民皆爲干城萬一有事執耰鋤者皆兵也何必遠煩徵調哉其善五也且民情醇樸則不愛紛華外洋奇巧之物日以不行留中國無限貨財其善六也有此六善而不使之久於其任則民情未洽瓜代已聞雖有善心何由展布宋臣

司馬光所謂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斯言爲得治體也夫守令爲民生之休戚所係而督撫又守令賢否之所係伏乞

皇上嚴飭督撫大吏湔除積習振刷精神各思正已率屬而凡保舉守令必擇平日之能善能教著有實績者方準奏聞則吏治庶蒸蒸日上矣要之督撫爲守令之綱宰相爲百官之綱而

宸衷實爲天下紀綱之本伏願

皇上格物窮理立心於明通公溥之域不惑於世俗功利

之說則用人行政之源已清而正直蕩平之效可覩矣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建元肇始請遵

列聖成憲大沛

恩綸以惠羣黎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嘉慶四年十一月奉

上諭凡諸臣有應行奏請加恩事宜務當臚實入告切不可
以迹近沽譽恐因此獲譴引嫌不奏則甚非朕殷殷圖治
諮詢民瘼之意矣欽此臣恭查

聖祖仁皇帝御極後

恩詔將順治十八年以前各項民欠錢糧均予蠲免又

世宗憲皇帝御極

恩詔諭免康熙六十年以前逋賦雍正十三年九月

高宗純皇帝登極

恩旨直省錢糧於恩詔蠲免外將雍正十二年以前實在民欠者一併寬免

仁宗睿皇帝登極因乾隆六十年

高宗純皇帝先已降旨普免天下積欠毋可再免遂於

恩詔普免元年應徵錢糧至嘉慶二十五年

宣宗成皇帝登極因嘉慶二十四年

仁宗睿皇帝六旬萬壽先已普免天下積欠僅逾一年查辦
甫竣無可再免是以道光初元

恩詔未有豁免積欠一條非有可免而不免也本年

皇上登極係查照嘉慶二十五年辦理但自道光二十年
以前積欠錢糧豁免後又逾十年與嘉慶二十五年
事理不同伏思

列聖既有成規小民尤殷望澤若積欠錢糧之在民者猶復
追呼無已適足便差役需索之計供胥吏中飽之資
而閭閻窮民不無觖望臣愚以爲恩出自

上當建元肇始之時行體元長人之政應請於咸豐元年

元日

恩綸特沛將道光三十年以前實欠在民各項錢糧盡予豁免並

勅令各省大吏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務使實惠均霑庶山陬海澨皆被

皇上浩蕩之仁欣然有含哺鼓腹之樂斯不獨符

成憲而廣

孝思正以厚民生而培元氣臣謹就管見所及繕摺密陳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呂文節公奏疏下冊



奏爲釋服有期請

皇上益加修省法

祖訓以崇

聖德恭摺奏祈

聖鑒事臣竊惟

皇上御極以來夙夜憂勤勵精圖治中外臣民欣欣然冀享太平之福乃未幾而軍旅之事起於粵西水災之患見於豐北其他佛蘭西之邪教浙江山東之海盜層見疊出時事之孔棘較之

宣宗時有更甚者蓋艱鉅之至所以啟

神功殷憂之來所以勵

聖德我

國家

聖

聖相承太平翔治而康熙之初則有三藩之變嘉慶之初則
有三省教匪之役其他河漫洋警亦所時聞欽惟

列祖

列宗於肇基之始倍深乾惕宵旰勤求莫不遇災修省以恐

致福今日時事之艱虞與

列聖登極之初相符合此誠宏濟艱難凝承

天命之時也當此之時

皇上一念之誠切於求治安則仁義道德之指殷然不忘
而天下之民舉愛其福一念之偏急於就功利則雜
霸權宜之術紛然並進而天下之民胥被其苦故臣
之所慮在時事尤在

君心

君心者上天之所鑒臨下民之所
命而卽用人行政之

原也臣愚以爲擇理不可不精壅蔽不可不防言利不可不慎無蹈自是之失無居不測之名杜嗜好之緣持剛斷之力存欽恤之思想

聖學以崇

聖德而上下治矣臣請爲

皇上詳言之伏惟

皇上端拱淵默用人行政自有權衡

宸衷之靜定固大小臣工所敬服而臣竊以爲定靜者知止之效定靜不本於格致安見此心之所謂定者不

鄰於膠固剛復乎此心之所謂靜者不流於因循
怠忽乎要惟知明德新民之至善而後可臻於定
靜易傳曰无妄之道利在貞正雖無邪心苟不合
正理乃邪心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伏讀

聖祖聖訓康熙十二年

上諭學士傅達禮等曰朕聽政之暇披閱典籍殊覺義理無
窮樂此不疲又

諭曰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使視為故事講畢卽置之

度外是徒務虛名於身心何益朕於諸臣進講後每再三細繹卽心有所得尤必考正於人務求道理明徹大哉

訓言允爲心法治法之要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更精於察理也若夫治道之大貴通上下之情一有壅蔽則氣象遂成否塞甚可懼也昔在康

熙年間

召對臣僚有每日以講筵侍從者則日講翰詹各官如葉方藹韓菼之類是也有每日以詩賦文翰入直者則南

書房各官如查慎行張英之類是也此外尚有修書處算學處各員如陳鵬年梅穀成方苞之屬凡此諸員率多起自田間擢於下僚是以周諮下逮講求治道具知民生疾苦天下利病而措施悉協乎民心厥後雍正年間則有每日

召見翰詹科道部屬等官之事自後

列聖相承咸以明目達聰爲首務用是下情咸通嘉言罔伏誠可法也且獨聽則私合聽則公進見人少則被召者或得挾偏私之見以干冒

宸聰若小忠小信之言得貢於

君前恐作福作威之柄潛移於臣下洵不可不防其漸惟
聖聽既廣自可折衷至當而人亦難逃

洞鑒之中矣伏查嘉慶六年六月奉

上諭若朕於應行輪對之人久未召見司言責者自當執簡

陳奏九月奉

上諭朕每日召見臣僚多至十餘人咨諭利弊講求政治從
不稍形厭倦而惟於自請獨對一事力爲杜絕益可見聽
納之不可不廣矣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更殷於防壅蔽也今日者帑項支絀又值
河工軍務急需之時人人皆憂財用之匱乏幾以理
財爲第一要務夫財誠不可不理然或務爲搜括一
切苟且之術遂敢演陳於

殿陛之前非慎重而決擇之正恐財盡則怨力盡則懃
其禍正未有艾也昔

世祖章皇帝時天下額賦不足以供兵餉而
世祖終不稍加一賦惟躬節儉汰冗員且蠲賑歲書悉給於
節省之餘凡以愛民而惜其力也至嘉慶四年山東

巡撫岳起奏密查州縣官虧約有七十餘萬請按限

勒交

上諭曰徐徐辦理自有成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培養元氣勝於倉庫實收奚啻萬倍至於大吏潔己率屬各員裁革陋規皆爲善政以此彌補足矣捐廉罰銀等事朕必不爲當是時府庫支絀幾與今日相等而

聖訓如是所以鞏萬年之祚也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更慎於言利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滿與自聖之心

卽自是之心也人苟有自是之心則凡用一人行一政必致有不恤人言不畏祖制而惟所欲爲者及至用人而人失行政而政失勢必至輒轉迴護而不覺其非豈知聖賢未必能無過惟能改過者斯稱勇智耳昔乾隆六年有仲永擅參奏鄂善得受俞長庚賄賂一案

高宗始以鄂善爲必無受賄之事繼則研訊得實卽將鄂善明彰國法一褒一誅易若轉圜不足累

高宗之知人適足明

聖人之無我也又嘉慶十二年十二月於吏部駁奏湖北知

縣李若璋一案奉

上諭所駁甚是殊爲可嘉直省各督撫具奏事件不將例案原委聲明朕安能一一鑒悉若一經奉旨允准雖與例格礙之事亦皆遷就奉行轉非都俞吁咈之意吏部駁奏此案朕不特不以爲非尙且加以嘉獎各部院皆當引以爲法夫吏部所持其事甚小然

仁宗猶不難屈已以從之況大於此者乎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無蹈自是之失也史臣之贊堯曰乃聖乃

神宋儒朱子曰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夫所貴於不測者參伍錯綜與時偕行而非忽彼忽此不可思議之謂也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豈猶有措之未當者然有一駕馭之心則舉錯之間誠恐有出入意表爲衆望所不愜者王霸雜用而治道衰枉直並進而輿情失不若開誠布公示天下以好惡之正使人人皆知率從之路而并絕其擬議之私則駕馭不足言矣且臣聞爵人與衆共刑人與衆棄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知刑賞者奉天出治之大柄當

與天下爲公非可以私見出之者也苟好惡不當於
民心卽違乎天命天討之義而賞不足勸罰不足懲
是駕馭之術愈多而致治之道愈遠卽如近日擢用
豐伸奕經二事豐伸於薛執中一案奉

旨令其明白迴奏敢肆欺罔不以實對

皇上加以貶黜罰當其罪乃未及半年而使往西路換防
矣奕經前討噶夷敗軍失地其罪當誅今一旦而擢

居卿貳矣臣查得上年

恩赦欵內新疆等處官犯凡噶夷之役敗軍失地之將弁

州縣等官皆以行間獲罪不准赦回然此等人皆守
一城統一隊未有如奕經之擁衆十萬望風奔逃其
罪最大况帥臣一逃則將弁不得不從是他人之罪
皆其罪也今於罪小者不加教宥而罪大者轉邀擢
用其何以示天下乎在

皇上以爲用人之柄朕自操之非臣下所能測不知臣下
之狡猾者必且競生揣測之心以爲但能邀結
主知卽有獲咎之處只須換防一回便可復用且現在廣
西軍務未平統兵之員見奕經復用必謂雖有敗衄

之罪終可以保富貴其孰肯捨軀命以擗鋒鏑乎是

用人一失其宜關係甚大未可視為泛常也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無居不測之名也自來人主清明之氣往往汨於嗜好聖如武王西旅貢獒而陳戒不遺餘力誠慮開嗜好之端而防閑之力將不能勝也

皇上孜孜求治戒慎日深而微臣私意管窺以爲萬幾餘暇豈無陶情適性之時但恐一念萌嗜好之私匪獨珠玉玩好足以擾亂精神卽術數小技亦爲玩物喪志之漸昔雍正年間罷教坊女樂嘉慶年間罷外官

貢獻道光初年罷南府

列聖兢業自持之德可爲萬世法程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杜嗜好之緣也

臣

又聞易之泰卦九二曰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二爲泰卦

主爻旣曰包荒而復繼以用馮河者取其剛斷也遇

事無剛斷之力則初念見爲可行者轉一念而詭然

中止矣當時見爲必不可行者移一時而隱忍爲之

矣此正陰陽消長邪正進退之幾非剛斷不足以決

之也宋臣司馬光言人君之大德而以爲惟道所在

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是謂人君之武然則無剛斷之力者奸能惑之佞能移之矣可不懼哉昔聖祖於撤藩一案內斷於心爲舉朝所不能及

高宗飭紀綱嚴法令於凡貪婪欺罔專擅之臣必嚴治其罪若訥親王亶望李因培楊應琚福崧之案最爲果決國史具在可攷而知斯當日大小臣工所以悚惕靡遑而不敢爲非也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持剛斷之力也臣竊惟臨大事貴於剛斷而治庶獄重在慈仁臣奉

命兼署刑部於正月二十五日奏田沐德等把持倉務一案
奉

硃批凡倉場花戶雜役人等有犯案充發者均不准遇赦
釋回嗣後刑部辦理此等案件務加倍從重若稍涉寬
厚恐爾部堂司各官不能當此重咎也欽此仰見

皇上明罰勅法原以戢奸暴而安善良然

臣敬就

諭旨而繹思之竊謂寬縱與寬厚不同縱則舍彼有罪而
奸頑漏網厚則哀矜勿喜而惻怛存心二者不可混
而一之也且獄訟者民命所繫廷尉者天下之平畸

輕畸重皆不足以昭平允若故爲從輕則姑容卽伏奸宄之禍若故爲從重則刻覈卽干天地之和今以加倍從重爲訓而以稍涉寬厚爲誠誠恐此後訊案司員人人皆存刻覈之心必有鋟鍊周內以入人罪加等間擬以圖見好而刑罰不中致小民之手足無措者所關誠非細故

臣恭讀

仁宗聖訓嘉慶四年正月召見侍郎熊枚諭以刑部引律斷獄於本律之外多有不足蔽辜無以示懲及從重定擬等字樣所辦實未允協罪名大小律有明條自應勘覈案情

援引確當務使法足蔽辜不致畸輕畸重方爲用法之平
今旣引本律又稱不足蔽辜從重定擬是仍不按律辦理
又安用律例爲耶嗣後問刑衙門俱應恪遵憲典專引本
律不得於律外又稱不足蔽辜及從重字樣上諭後經朕
閱看案情或有酌加增減者亦不治以失出失入之咎

聖訓昭然永爲法守

臣願

皇上釋服以後常存欽恤之思也是數者其原操於
君心惟

聖學日懋斯

聖德日崇昨歲

皇上欽派詞臣繕寫朱子全書業已由翰林院進呈
乙覽足徵

宸衷典學之誠而朱子集中所載壬午癸未庚子辛丑己
亥壬申諸封事尤爲切摯之言更宜朝夕

省覽則綜理萬幾而措之裕如矣特是未釋服之前

先帝之

聖容宛然在目

先帝之

遺言宛然在耳其制心也猶易至於釋服以後

皇上一人之心而惑之者甚衆或以辨口或以詔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輳攻之各求自售誠恐防檢偶懈有受其蔽而不覺者伏願

皇上智及而仁守之則天下甚幸

臣受

恩深重偶有所見不敢緘默勉抒下悃密摺具陳不勝惶

恐待

命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文節公奏疏卷二

奏爲廣西匪徒滋擾急宜安閒閭以消反側恭措奏祈

聖鑒事

臣于月前恭閱邸鈔據廣西柳州平樂潯州梧州

思恩慶遠等府紳民人等以匪首張等各領羣

匪數千到處攻劫民不聊生紛紛逃避等情在都察

院呈控業經奏

聞奉

旨據都察院奏廣西舉人李宜用紳士莫可升等各遣抱

告呈控生員何可元自行控告逆匪橫行種種不法前
有旨諭令徐廣縉會同鄭祖琛勦辦又於本月初九日奉
上諭廣西匪徒滋擾現已調派各路官兵合力勦辦並著
戶部籌派銀兩仰見

皇上愛民如子除惡務盡之至意然鋤莠所以安良而去
疾必先固本竊計廣西全省地方共領府十一而匪
徒蹂躪之區已及十分之七居民逃避紛紛迄無安
土若非妥爲撫綏其孤弱者必轉墳溝壑其強黠者
且竄入賊黨則爲害愈大今日平賊之法且以保民

固本爲先務醫治病然人之受病在一方猶可以全
力攻之若四肢全體皆成瘡痏之疾善治者必先固
其根本使其毒不中於膏肓然後可以治支體之疾
何者正氣充則邪氣易消也今廣西之情形亦然各
處俱形糜爛因以其疾痛顛連之狀呼籲

九重則望

皇上安集而綏靖之者不甚急哉臣讀宋儒朱子書見其
與林擇之書聞汀寇甚熾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
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者必是官司

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卻須詢究其由將原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賊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此兩項是第一義臣故以安民爲平賊首務也安民之道無他恤死亡撫流離而已至於反側之徒愍不畏法弱肉強食誠堪痛恨業已調派各路官兵合力勦滅方期掃盡妖氛然而該省山峒繁多林箐茂密在在皆逋逃藪若分兵四出兵力單弱則賊匪愈奔突郡縣愈殘燬可謂救火而噓噓也臣尤有慮者

脅從漸多則滋蔓漸廣要必先解散其脅從之黨而後可以擒渠魁何者今日脅從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勢迫於無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殘喘耳其初未嘗有從匪之心其後未嘗無自新之念則凡脅從者皆可矜之屬也昔漢宣帝時勃海盜賊弄兵潢池冀遂對宣帝曰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以爲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治遂下令渤海敕屬縣凡持鋤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盜賊聞遂教

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執鉤鋤盜賊悉平又順帝
時廣陵賊張嬰等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
討嗣後張綱爲廣陵守單車之職見張嬰等間所疾
苦委曲譬喻示之以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並惕
以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嬰等聞言泣下遂深感悟將
所部萬餘人面縛歸順南州晏然迨至唐德宗時朱
泚等自作不靖遠近騷然陸贊勸德宗宣布赦書宥
其脅從百姓山東士卒感泣李抱真見之以爲人情
如此賊不足平也可見脅從之衆尙有天良全賴在

上者有以激發之耳

皇上若宣布德音剴切曉喻使知

聖主登極之初正庶民維新之日凡爲匪黨所脅從者果

能去逆效順翻然更新卽飭地方官咨送原籍令其

各歸本土各守本業而匪首如張良等首領數百

人要必設法生擒不致一人漏網斯小民咸曉然於

皇上德威交濟之妙用而無有梗化於其間者臣請以漢

光武時事徵之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並起發兵追討則解散去復屯結後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

相糾撻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凡牧守令長皆聽以擒討爲效但取獲盜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其明效大驗載在史冊相應請

皇上勅兩廣總督徐廣縉飭該省文武官員同心効力以獲賊多少爲殿最居民鄉勇示以獲賊多少爲賞罰庶幾匪徒卽可殲除不必勞師糜餉而已足以紓皇上宵旰之憂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有備無患請

皇上留意海防獨奮

乾斷以消夷氛而維邦本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聞天津一帶近日有夷船游弋京中傳言以

爲嘆夷欲進粵東城復申舊約臣愚以爲夷船之來

往無常而預防之計不可不定也夷書之有無未可

知而已寢之議不可不絕也竊思粵城爲東南重地

嘆夷之不敢入城者畏粵東之義民耳聞上年嘆夷

欲入廣東省城該省城團練十餘萬人儲備經費數

十萬金同心合謀以拒夷人該省城督臣徐廣縉等
洞悉輿情不敢咈百姓以從夷人之欲故遏絕入城
之請剴切奏明恭奉

宣宗成皇帝諭曰夷務之興將十年矣沿海擾累糜餉勞師
近年雖略臻靜謐而馭之之法剛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
愈奇朕恐沿海居民有蹂躪之虞故一切隱忍待之昨因
嘆夷復有粵東入城之請督臣徐廣縉等連次奏報辦理
悉合機宜本日由驛馳奏該處居民深知大義捐貲禦侮
紳士實力匡襄入城之議已寢該夷照舊通商中外綏靖

該督撫安民撫夷處處皆抉根源今該夷馴服無絲毫勉
強可以歷久相安朕嘉悅之忱難以盡述允宜懋賞以獎
殊勲徐廣縉著加恩賞給子爵葉名琛著加恩賞給男爵
至我粵東百姓素稱驍勇近年深明大義有勇知方固由
化導之神亦係天性之厚難得十萬之衆利不奪而勢不
移朕念其翊戴之功能不惻然有動於中乎著徐廣縉葉
名琛宣布朕言俾家諭戶曉益勵急公向上之心共享樂
業安居之福等因欽此仰見

皇帝撫夷之計實爲休息生民萬不得已而

聖心究無日不以懲創嘆夷爲念此固

皇上所深知不待

臣

之瀆告也今嘆夷若果如

臣

所聞火

輪船泊於天津海口以求申其進粵城之議是嘆夷

之故智復萌欲嘗試於今日也在

皇上智慮周詳斷無許其進粵城之理卽左右大臣同懷

義憤亦斷不肯使粵省督臣徐廣縉等專美於前特

恐主斯議者自護前非妄思踐諾遂謂嘆夷船堅駁利非內地所能敵虛張夷情以冒陳于

九重之前若非

宸衷主持定見能不爲若輩所惑耶且嘆夷亦曷足畏哉
道光二十二年嘆夷圍繞粵東省城數日後退出四
方礮臺取路泥城三元里村衆因其淫掠憤怒已極
一時投竿而起男婦數百人圍之夷衆有千餘人冒
死突圍被粵衆殺死者八十人又殺死兵頭二人夷
人受傷者無數首府余保純私出城外諭民縱之圍
始解又次年嘆夷於江蘇太倉州地方恣意淫掠臯
橋人誘之上岸手拈耰鋤擊殺者無數嗣後嘆夷遂
敢上岸嘆夷之不足畏其明徵也夫嘆夷之所以

敢入內地者皆漢奸爲之向導耳今日之來游弋者
安知非漢奸爲之謀畫使之窺伺我

國之虛實動靜又將肆其無厭之求耶前歲該夷入閩
省建樓跨一橋於城上晝夜可出入已以閩省爲巢
穴今又謀入粵城是將以閩省爲巢穴夷情貪狡若
再許其進城臣恐進城之後又復別有他求則擾害
匪淺且恐粵民與啖夷相持激而生變患無已時尤
不可不慮伏祈

皇上堅持不准入城之計曉諭該夷並宣示中外使知我

聖朝深仁厚澤民心皆感戴尊親不獨粵民固結莫解凡食毛踐土者無不衆志成城該夷若猶乘船往來海口測水量沙自作不靖必將搗其巢穴截其歸路大加懲創以示

國威卽向日所許通商馬頭亦一概斷其貿易若該夷果能小心恭順恬然畏服則逼商仍許照常如此而嘆夷庶幾斂迹矣臣查上年二月內粵東紳士見民心不准嘆夷入城恐啟衅端因公致一信現在該省候選道許祥光刊布此信據稱致信之後三月十七

日香港傳到嘆會告示不准番人入城十九日又有
照覆該督文書亦云此後不必再辨論此事則嘆夷
之入粵城去歲已有定約今惟仍持已寢之議不准
夷人入粵東城以順民心卽以順天心亦卽所以善
繼

成皇帝之心也然而海疆之武備則有不可不整頓者自嘆
夷就撫而後幾及十年而水師之懦弱綠營之懈弛
如故一二論者不過申明訓練常法海疆督撫亦祇
敷衍粉飾徼幸夷人之不至而已此其弊固非一言

所能盡而切指其要端賴

宸斷之獨堅以是爲必欲雪之恥以是爲必當籌之患選
師練兵務求戰勝守固至當不易之方何患夷氛之
難靖哉竊考

皇朝開基

列祖

列宗皆手平大難

太祖高皇帝創興王業神武遠震

太宗文皇帝克平蒙古肇建國號

世祖章皇帝一統中原戡定反側

聖祖仁皇帝削平三藩平定朔漠

世宗憲皇帝改土歸流征服青海

高宗純皇帝平準部回部闢地二萬里戰功赫然在人耳目
仁宗睿皇帝削平三省及洋盜蔡牽

宣宗成皇帝方居潛邸已昭定亂之功兩定回疆一平苗賊

斯皆神功鉅績永垂萬古考其致此之由厥惟師武
臣力而其原實由於信賞必罰夫賞罰者人主之大
權國家之所恃以統馭臣民者也臣試徵之往事

高宗純皇帝之御將帥也破格用人不次拔擢乾隆十一年
標兵謀變聚攻提署任舉以固原游擊擊敗其攻城
之賊卽擢參將逾年至總兵矣二十二年高天喜以甘
州守備隨參將邁斯漢援副將軍兆惠於北路風雪
道梗單騎赴援爲邁斯漢所阻

詔革邁斯漢職卽以高天喜代爲參將明年擢總兵矣此賞
之信也至於罰則雖將軍參贊宗室滿洲督撫大員
苟有敗律喪師靡不按法治罪其載在

國史列傳者可覆按也此罰之必也竊觀自嘆夷滋事

以來往往當賞而不免廢棄當罰而轉擁高位貴爵厚祿幾若以酬其喪師辱國之功者將帥安得不解體乎向年雖殺余步雲一人而人心不加震動者何也余步雲甫經正法而琦善等旋卽起用斯人心之所以不懾耳

皇上繼承大寶於夷務諸臣之功罪難逃

宸鑒之中誠宜有以昭示中外凡喪師辱國者皆當貶官削秩示永不復用之意則大義昭於天下人皆知貽悞軍務之可恥而爭自奮勉矣至若將帥之任其得

人與否全在

皇上之選擇方今承平日久人不知兵老成宿將俱已無存此誠可慮之事然士必用而後見才必練而後出故當日者海寇閩寇長驅內犯而後梁化鳳李之芳之將出滇逆抗拒累年而後岳樂穆占王進寶之將出準部犯邊累年而後超勇親王策凌之將出準回犁庭累年而後兆惠明瑞之將出川楚征勦數年而後額勒登保德楞泰楊遇春之將出皆非出師命將之初所有也蓋

列聖之命將也皆視其功罪知其良駕故三方震驚而一方
保障屹然則守臣之能可知矣諸軍敗衄而一軍鎮
定晏如則將臣之節制可知矣

章皇帝之援梁化鳳

純皇帝之援兆惠阿桂

睿皇帝之擢額勒登保德楞泰皆以其於他軍敗後整旅獨
完故專心任之卒以成功今日有夷務以來將士往
往望風奔逃而林則徐之在廣東未嘗失尺寸之地
能使夷人震懾達洪阿姚瑩之在台灣以孤懸海外

之島當定海廈門屢失之後獨能屢破夷船加以戰
戮是三人之長於用兵已可概見後乃以夷人赴天
津告林則徐而林則徐罷矣以夷人告達洪阿姚瑩
而達洪阿姚瑩逮矣我

國之有謀臣本爲夷人之所忌奈何反信其語而自撤
藩籬乎臣願

皇上仰法

列祖命將之義選用賢臣與計大事不使不肖者得掣其肘
則天下幸甚至於天津海口前明袁黃已言之謂海

口有二一爲草頭治卽大直沽一爲水道治二口皆極衝而大直沽尤甚宜於大直沽兩岸各築敵臺一座其高下悉倣江南禦倭之式夾河對陣開窗施礮賊必不敢輕入其水道治海口闊里許宜偏釘木椿卽取沿河楊木爲之而橫偏葦條於上不過三四潮泥積成灘賊舟不能泊矣此勝雄兵數萬也臣竊以爲從來禦海口但有守內河之法無守海面之法喚夷縱橫海上獨不敢犯日本日本三十六島港汊紛歧其海口更多於中國其水戰火攻尙不如中國止

以陸戰之悍守岸之嚴遂足以警嘆夷絕市舶而不
敢過問又止以刑罰之斷號令之專遂足以禁邪教
斷鴉片而莫敢輕犯夫區區日本猶能自強豈可以
天朝之威而自生畏葸乎

臣又恭讀

純皇帝勅諭噶喇國王曰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
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據稱撥給附近廣
東省城小地方一處居住爾國夷商或准令嶺門居住之
人出入自便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夷商居住嶺門貿易畫
定住址地界不得踰越尺寸其赴洋行發貨夷商亦不得

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爭論立中外之大防今欲於省城附近地方另撥一處給爾國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歷來在粵門定例至於夷商等出入往來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隨時稽察若竟無限制恐內地民人與爾國夷人爭論轉非體恤之意自應仍照定例在粵門居住方爲妥善若使此次詳諭之後爾國王或悞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

夷商徒勞往返也等因欽此可見除粵門外凡有海口地方俱不准夷人泊船貿易

聖諭煌煌久垂定例相應請

旨恭錄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內

聖諭兩敕飭海疆督撫提鎮恪遵功令除粵門外凡夷船所到海口該處文武立時驅逐以符定制守土者不得因循推諉狃一時之便而忘萬世之安尤願

皇上嚴明剛斷不惑於左右恫喝之言而爲思患預防之計以儲人才以整武備則天下長享太平之福矣

臣

既有所聞不敢緘默畏葸謹抒管見恭摺奏
聞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

命將出師舉動宜慎恭摺密陳仰祈

聖鑒事竊查廣西羣盜如蝟各股散漫紛紜然皆內地匪徒並非敵國外患以現在事勢揆之尙不至十分決裂以廣東辦法比之更不宜過事張皇舉動自當慎於始也

皇上特因李星沅周天爵不能和衷恐至僨事欽命大學士賽尙阿出而防堵以一事權而衡功罪此誠宸衷憫念邊方赤子急思戡定安集之心並非以現在領

兵大員及續派前往廣西各員一無可用而爲此舉
也夫子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小醜跳梁遽以上相
臨之恐跼伏觀釁者見

朝廷舉動如此有漸輕中國之心所關誠非細故然而
異命已頒勢不可以中止但臣聞大學士賽尚阿等除總
兵長瑞外隨帶文官武職至六七十員之多又帶官兵
兵二百四十名合之供事書吏家人跟役及官兵所
帶餘丁不下千人裝載繁多於廿五月初一日分起
行走昨聞順天府已調集民車二千輛一路州縣辦

差驛站供應所費不貲竊恐清查以後地方之虧空
更增民力之困弊愈甚爲害非淺且隨帶各員尤宜
慎擇或長於文墨可作露布或嫗於韜略可助軍謀
酌帶數員已堪任使何必帶至六七十員之多至帶
綠營兵二百餘名遠涉長途到粵西時已成強弩之
末豈能倚以衝鋒大學士等旣蒙

皇上頒給欽差大臣關防隨處皆可調兵何賴二百人護
衛以示弱而立異哉且聞京營大駁運往數千里之
遙尤屬無謂昔唐征南詔而黃巢起明援朝鮮而流

賊興往事足爲炯鑒臣愚以爲此舉關天下安危其
端初起不敢不披瀝直陳伏乞

宸衷獨斷明降

諭旨飭令賽尙阿輕騎減從近卽起程酌帶司員三四人
專司文案餘皆毋庸帶往至於京旗營務正資整頓
之時知兵重臣不可概行派出卽如長瑞之鎮天津
亦最爲緊要之地似宜飭回本任途間若能速得捷
音並令賽尙阿卽行折還京師以全威重至賽尙阿
未到該省之所尤恐李星沅等胸懷觀望致失機宜

不可不思患預防臣聞李星沅駐劄柳州恆怯取巧未克勝

欽差大臣之任惟據奏稱向榮身先士卒奮勇轉戰膽略可嘉可否卽將李星沅撤回而以一切軍務暫令向榮及烏蘭泰督辦以免觀望遷延似覺較爲得力此臣之鰓鯢過計者也謹繕摺密陳以備

宸衷采擇不勝悚惶恐懼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竊查廣西省賊匪之擾在內地與外寇異平外寇責在將帥平內寇責在巡撫何也外寇患在侵陵將帥得人足以禦之若內寇則患非一端官兵駐劄有定處而賊匪此攻彼竄則患在蔓延官兵艱於饋餉而賊匪因糧於民則患在搶掠官兵徵調有定數而賊匪皆烏合易於屯聚窮民室家既破勢不得不偷生從賊則患在裏脅此其禦之之道固在能殺賊匪尤在保衛居民不恃多調官兵而恃團練鄉勇一言以扼其要亦曰堅壁清野以守爲勦而已其責要

在巡撫爲地方擇州縣而巡撫先不可不擇人使不知出此而惟恃兵力非徒曠日持久經費告絀而賊匪奔竄無常官兵追逐於後恐有不相及之勢且地方無不殘破窮民悉化爲賊將勦之不勝勦矣誠使州縣得人而官民一心共爲堅壁清野之計各村各鄉自爲團練令衆人共舉紳士之公正有謀略者爲首擇險要之地共結爲寨其平原曠野零星散戶則併入寨中凡州縣交界及鄰省交界之處皆據險結寨以爲固守守之而各耕種於其內賊至則入寨自

保而乘間出擊賊退則各寨截殺而不窮追將民心
既固兵力自振尙何憂賊匪之蔓延搶掠裹脅哉且
賊匪既進而無所得食退而無所駐足勢必漸自解
散而後明張曉諭示以

國家威福有能殺賊自贖縛賊來獻者則顯貸其罪因
以大兵乘之如此而賊猶不滅無是理也惟聞署廣
西撫臣周天爵勇於自用而闇於知人急於勦賊而
緩於安民恐終致僨事則補救無及似宜專責以帶
兵勦賊而不付以地方之任庶該員亦得盡所長因

思前任太常寺卿唐鑑曾任廣西平樂知府熟悉該省情形查道光十二年江華逆猺盤均華在廣西賀縣聚衆謀逆僞稱名號甫經起事該省文武各官帶兵追捕於芳林渡痛勦敗散賀縣距平樂府城僅三百里而防堵捕勦賴唐鑑之力居多平樂民人是以安堵無恐至今猶歌頌不衰且當嘆夷滋事粵東之時前任兩廣總督琦善甫經調補之初該員卽決其必誤大事奏請另簡大員嗣後嘆夷滋擾浙江該員又奏請防堵江南江口招募漁船因係密封陳奏當

時

留中未發無有能知其條陳實蹟者然其先事之智應變之才固有不可掩者且該員篤守程朱之學躬行心得發爲經濟事事洞見本原所著學案小識一書足以窺其學術之精畿輔水利備覽一書足以覘其經濟之大今雖年逾七旬而精力不衰尙堪大用現在於金陵尊經書院中掌教聞其談及時事則忠愛之誠見於詞色茲值需才孔急之際可否

敕令兩江督臣陸建瀛飭該員來京

召對以觀其器識

皇上若以爲可用或備左右顧問之資必能啟沃

主志或畀封疆大吏之任必能固結民心臣管見所及敬

謹密陳以備

宸衷采擇不勝悚惶之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廣西賊匪猖獗辦理失勢在於先勦金田李星沅等之意欲將大股掃除餘自瓦解但該省匪徒有益匪會匪之分聞會匪與盜匪不相聯絡各處之破城戕官倏去倏來者盜匪也金田之屯聚多人盤踞有年者會匪也會匪但踞大黃江口勒索商稅恃險固守而修仁荔浦等處滋事之案皆爲盜匪兵法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會匪堅而盜匪瑕也揆向榮之意去冬領兵自柳州至慶遠思恩一帶直趨南甯之水淳途間迭獲勝仗蓋將自南甯至太平

盡擊殺盜匪而後及於潯州之會匪此向榮之本謀也乃勞崇光於李星沅等未到之先令黔兵輕往嘗試損其副將賊遂鴟張於是李星沅周天爵急調向榮之兵由橫州折而東還復合滇黔兵深入誤中地雷賊勢愈張諸軍犄角拒守經向榮督飭奮力進攻賊始棄巢西竄現武宣紫荆山一帶路尤險隘又調合諸軍相與持守計已兩月之久賊衆猶盛未受割不敢撤兵他往而廣東高廉一帶交界匪徒遂乘虛竄入南大鬱林等處該處無大員控制禦以重兵李

星沅等遂束手無策此皆誤於先辦金田而不用向榮之謀以至此也故李星沅可罷而向榮可用兵勢倏忽轉移要在隨時審機不容再誤應請

皇上降旨詢問向榮令其通盤籌畫應分應合孰緩孰急據實明晰具陳該員久歷戎行所言必有把握卽飭令自行酌量辦理至李星沅奏稱三十萬金止敷兩月之用查現在客兵六千合之本省官兵壯勇在行間者不過萬餘以行坐糧餉軍火等項并計從寬估算每月祇用銀十萬方以兵少爲辭何至兩月需餉

三十萬之多誠恐臬臣吳鼎昌不能認真稽核局員

浮冒在所不免聞廣東用本省之兵勦賊將竣止用銀三十餘萬協解廣西銀六十餘萬廣西撥入各餉不下百餘萬兩而頻請寬爲籌撥糧臺重任必以得人爲要無冒濫之弊乃無匱乏之虞今淮揚道嚴正基計日可到粵西居官素稱循吏且嘗侍父嚴如煜平定山南賊匪膽略素優或以之總理糧臺或以之襄辦軍務俱可措置裕如至姚瑩威望著於臺灣與達洪阿並稱烏蘭泰亦時論推爲名將此數人者并

力一心必能勦辦賊匪可冀蕩平但須委任而責其
成功耳現聞大股盜匪名曰萬人其中必多裹脅設
法解散勝於斬馘總在地方得賢能有司次第布置
其貪官劣弁急宜嚴參懲治卽才不勝任者亦宜撤
罷更換庶本強而折衝禦侮可操必勝之算矣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粵匪河工度支漕運事事可危敬請

詔求直言集思廣益以期挽回補救事竊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

特詔求言內外臣工各有條奏而近來奏牘稍稀卽偶有一條陳不過毛舉細故藉以塞責無關大體伏查順治

年間

世祖章皇帝親政後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疊次下求言之

詔康熙雍正年間求言亦不一而足

高宗純皇帝登極詔求直言後於乾隆元二三年節次申

諭五年因大旱求言二十三年因日食求言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親政詔求直言後於五年六年節次申

諭七年因日食求言十四年因恭閱

實錄求言十八年因邪匪猖獗

手詔罪已求言

宣宗成皇帝登極求言後道光十二年大旱求言廿三年天

變求言誠以明目達聰制治之要不厭周詳諄切也

今粵西會匪滋事二年以來

命將出師竟無成效甚至圍攻省城大肆猖獗南河豐工
未能合龍重運之阻滯災民之屯聚在在堪虞河工
費已四五百萬軍需費已一千餘萬計臣束手無措
必至掊克腹削邦本已搖臣愚以爲今日事勢譬之
於病元氣血脈枯竭已甚而外邪又熾若再諱疾忌
醫愈難救藥惟有開通喉舌廣覓良方庶可挽回補
救於萬一夫以天下之大萬幾之衆惟我

皇上一人憂勤惕厲震動恪恭於上而耳目心思未能徧
及况年來諸務因循日壞一日朝廷之上謀謨贊襄

之效已概可見矣易曰大蹇朋來正在此時敬祈我
皇上特旨訪求直言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諱一改泄泄沓
沓之故習於時政闕失有可補救者各抒所見盡言
無隱以期集衆思而廣忠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賊匪急宜堵勦請

皇上博采羣言折衷

宸算以圖萬全事竊

臣

查賊匪滋事以來前自永安竄入

道州又分股直至郴州方據郴州又分股逕撲長沙

方解長沙之圍又分股突據岳州是賊之伎倆總不

出擣虛掎角之法今聞擄掠漢陽窺伺武昌其勢甚

張其志叵測竊恐西去則荊襄當其衝北去則豫省

被其害若直赴東南則江西安徽江蘇三省皆屬可

虞而金陵省城尤爲勢所必爭之地未可忽不加意

今奉

諭旨令琦善統帶陝西直隸馬步精兵萬餘屯守河南南陽汝甯光州一帶則豫省似可無慮而東南諸省非得重兵防堵恐不足以消賊匪覬覦之萌然而陝西直隸之兵斷不可紛紛再調何者

京畿爲根本重地陝西直隸皆爲

京畿蕃衛查直隸兵共計三萬九千一百餘名陝西兵共計三萬六千九百餘名去其老羸者什之一去其應墩臺鋪堡差役者什之五該二省所存精兵每處

不過萬餘名若徵調太多內地漸成空虛之患不可不預爲深慮然則防堵之法非團練鄉勇不可恭讀上諭有曰團練鄉勇乃民間自爲守禦藉以保衛身家其經費應由紳董自行經理等因欽此仰見

宸衷籌畫精詳無微不至因思招募之鄉勇不可用而團練之鄉勇可用他省之鄉勇不可用而本省之鄉勇可用查江皖民多慤直鮮有詭黠不可馭之徒穎鳳廬六一帶民尤武健各有器械以衛身家若得良有司勸諭剴切申言盜賊之害團練之利使衆庶曉然

爲民保全之至計而無調遣陣鬥之患鮮不踴躍從事者况有本省紳士爲之督率乎風聞秋間賊匪有人在皖省一帶偵探經和州牧裕恭盤詰奸細意欲窺伺金陵其言雖不足深信而其患究不可不預防皖省與湖北毘界水陸皆可逼陸路由黃州而東則抵英山霍山由蘄黃梅而東則抵宿松潛山是必派文武幹員堵於黃蘄之間截其奔竄之陸路而後可以議江防今之議江防者或曰佑大船百艘攔截江口或曰招募水軍或曰凡可偷渡之處令鄉勇運土

石築甬道以自衛卽以拒賊或曰沿江五百里夾港
不過四十餘處港口宜防守嚴密數法皆切實可行
而究之必據江路要隘之地方足以抵禦前奉

諭旨勅署江西撫

臣

張芾馳赴九江防堵又令安徽按察

使張熙字馳赴長江扼要處所會堵

臣

竊思九江爲

東南諸省門戶由漢口至九江距該處三十餘里有

武穴官筏夾一帶地方江面甚隘於此扼要固守則

西安徽江蘇三省均可無虞至安徽宿松縣有小

孤山一峯屹立江之北岸與南岸山對峙如門亦爲

險要之區若設守嚴防賊艘斷不能越渡此節節防堵所以上塵

宸慮也然堵而不勦則因循牽掣必有老師糜餉之憂永安長沙之覆轍可鑒也茲奉

上諭令陸建瀛蔣文慶張芾等溯流迎擊又令三省之兵直抵湖北合力攻勦

宸算極爲周密臣且就今日之大勢思之堵賊則利用鄉

勇勦賊則利用官兵欲勦賊匪必先除土匪土匪除而賊匪無內應之徒欲戮真賊必先解脅從脅從解

而真賊成孤單之勢而尤以固結民心爲第一要着
今日之民賊匪迫之土匪劫之徵調之客兵又擾之
民之畏兵甚於畏賊其間有激發天良不願從賊者
皆我

朝二百年來厚澤深仁有以固結於莫解耳若有司官
不能奉宣

德意是驅民而從賊也昔人謂得一賢守如得勝兵萬人
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往者自蓮教之變遇劉清
則稱清天戒無相犯今歲浙江鹽梟滋事得一署鄞

令段光清鎮之而首犯就擒民以安帖應請

飭下各省疆吏防禦之事皆擇循聲素著爲士民所信服者爲之經理則衆志成城歲功自易抑臣更有請者

裹脅之衆皆爲吾民據原任粵西撫臣鄒鳴鶴所奏

謂脅從者多兼有會匪幫助今奉

諭旨所云兇悍之賊不過數千餘皆裹脅之徒知裹脅之衆較多於賊必解散其脅從乃可進勦夫賊匪昔嘉慶初年川楚教匪煽動用兵數年未能廓清其後

仁宗施浩蕩之恩涤其舊染與之更新而賊勢瓦解伏讀

聖諭自古惟聞用兵於敵國不聞用兵於我民自相攻擊屠戮生靈日夜哀憐幾至寢食俱廢百姓極困思安久勞思逸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欽此茲又恭讀

諭旨朕宵旰焦勞冀蘇民困吾民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釋著該督撫體察被賊地方分別蠲緩卽此

綸音大沛已足以感天和而消戾氣然而脅從之衆非開以自新之路則來歸者輒轉滋疑應請

皇上效法

仁宗剴切宣諭該省凡脅從者皆吾赤子令其自拔來歸必

能妥爲撫恤斷不加以誅戮有縛賊來獻者更加優
賚如有甘心從逆執迷不悟敢於抗拒官兵者殺無
赦如此布告閭閻則被脅之民皆感化而貞賊乃可
痛勦無遺矣至用兵各省諳練之員不可屢更其地
外省守禦之事首責之道府州縣而調度布置則全
在督撫蓋督撫爲封圻重任統轄數千里之地其措
置籌維必當合全省之形勢而握其樞要察全省之
人才而知其能否方可以因地制宜因才器使此必
非倉卒茲任者所能收其效也况當軍務倥偬之際

若亟爲更易恐舊任之督撫以爲事非已責遂苟且
目前諉其咎於他人新任之督撫則又人地生疏措
置未能得手此皆不可不慮者卽如湖北一省自巡
撫龔裕革職後調任常大淳乃到任未久復調山西
而新調之崇綸恐亦非熟諳湖北事宜之員且到任
尙需時日從來督撫新舊交代之際不肖官吏往往
乘機舞弊今以防堵重任委之已經調任之員恐道
府州縣等以五日京兆視之其辦理不能得力亦未
必不由於此臣愚以爲現在防堵地方督撫除辦理

不善者亟宜更換外如尙有可資委任之才卽不宜
驟易生手且如廣西省城以鄉紳失琦龍啟瑞等協
同守禦而獲全湖南省城羅繞典以本籍大員同辦
防堵卒能退賊此皆以本籍之人收諸練之效則督
撫之宜資熟手明矣伏乞

皇上將各督撫凡可以留任者卽仍令留任明降

諭旨飭令慎固封疆不得以新舊交代意存推諉凡地方
防堵之事皆責成督撫其所派何員守關隘之處先

行奏

聞交軍機處存記將來賊匪竄軼係由何路經過該處防守關隘之員如能控扼堵禦則有保障一方之功應予優叙如或畏葸失地則有棄險不守之罪卽按軍法從事庶責任既專而防守自無不力矣獨是兵法多端機宜應變非廣爲謀議不足以集思廣益應請皇上詔在廷大小臣工將平賊方略各抒所見詳細條列而後折衷於

聖心庶可握勝算而奏膚功矣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漢陽失守應籌堵截西竄之路敬陳管見奏祈

聖鑒事竊思湖北省形勢與湖南不同湖南省城地勢居

中各屬府州四面環繞文報往來均爲迅速至湖北省城所治武昌府偏在東方其東止有黃州一府此外如漢陽德安安陸襄陽鄖陽荊州宜昌施南八府荆門一州均在省城之西查

國初湖北鄖陽地方曾設有巡撫節制鄖陽襄陽荊州宜昌各府之地後經裁撤可見該省西路遼濶從前用兵之時原會另派大員轄治現在漢陽失守賊蹤

擾及武昌自漢陽以西各府州被賊隔斷恐與省城
文報未能相通此入府一州之地賊黨有無蔓延官
兵作何防禦該撫未能兼顧必有鞭長莫及之虞查
襄陽爲西路扼要之地上控秦蜀俯臨江淮前燒河
洛足以扼天下之亢而制其命粵稽前史吳人之夏
口不能敵晉人之襄陽齊人之郢州不能敵蕭衍之
襄陽則襄陽誠爲重鎮伏讀廿七日

上諭宸算周詳已籌及信陽以北而湖北西路尙覺可虞
臣愚以爲當亟派大員駐劄襄陽統轄湖北西路各

府州兵勇遏賊西竄之路且由長江東下據賊上游
更可恢復岳州操必勝之算並與

欽差大臣等分路前進併力滅賊指日可俟矣查雲貴總督羅繞典尙在長沙已奉

諭旨帶兵前往收復岳州丁憂禮部右侍郎曾國藩現在湖南湘鄉縣可否就近於該二員內

欽派一員由湖南常德澧州渡江前往湖北西路辦理軍務之處出自

聖裁臣管見所及不揣冒昧謹繕摺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爲廣西會匪滋擾一時未能遽平敬抒管見以備

宸衷採擇謹臚陳如左

一籌畫兵餉宜裕經久之策也

皇上軫念粵嶠以兵力削平匪類所以安一方之民而籌兵必先籌餉於是轉輸飛輓絡繹道路勸捐輸納徧於寰中當此國用支絀之時事事皆資民力然事出權宜非可經久在督撫諸臣亟行報効而州縣各官奉行不善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以一隅之故而

驅動天下非計之得也竊謂今日宜亟講屯政以裕
兵食卽如新疆苗疆各屯均各著有成效嘉慶年間
辦理三省流賊奉

論鄉勇固守卡寨以堵爲勦及州縣實心倡率者與軍功同
賞督撫能力行堅壁清野者與經略參贊同一酬庸
各以本省錢糧借本省軍需不得復請兵餉是卽籌
兵籌餉當設屯堡堵勦之明證也查廣西一省自康
熙十三年招懇衛所荒屯以後屯田漸增應卽核其
田畝給以兵丁設立屯弁督率鄉勇爲且耕且戰之

計凡有屯之地輒築屯堡于賊匪出入之要路以堵
爲勦使賊無從竄逸凡村莊鎮市有爲賊所虜掠殘
害居民流移者均令將弁建堡設兵屯種招集難民
復業以屯田建堡之多寡爲督撫將吏之殿最斯防
禦得力而餉銀自可漸減矣

一大臣未能和衷宜

特勅訓諭預防流弊也從來師克在和若將帥不能和衷
共濟未有不僨事者近日粵西軍務如李星沅周天
爵不和而致紫金山之潰巴清德向榮不和而致永

安州之失皆其事之最著者也昔廉頗藺相如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仇史冊稱美唐郭子儀李光弼素相
仇怨及奉命征討則同心協力用能佐中興以受勲
爵此皆古大臣之可爲法者現在統兵各員雖尙無
不能和協之事惟前車可鑒宜防其漸應請

特飭訓誡統兵大員務令各去偏私之見虛衷商酌庶可
資集思廣益之效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奏爲時事艱危需才孔急敬陳管見奏祈

聖鑒事竊惟賊匪滋事以來勢甚猖獗尙未聞攻陷省城乃於本月初四日轟發地雷攻陷武昌省城失守官兵士民慘遭荼毒遂致上塵

宸慮言之可爲寒心竊思常大淳身任巡撫屢奉

諭旨申嚴固守並給餉銀百萬爲防堵之需及今幾及一年之久何以賊匪圍城於平湖文昌各門開挖地道而城中員弁若罔聞知竟至束手無策則平日之籌畫可知因思督撫統轄全省文武官員責任綦重必

有實心任事之誠隨時應變之智而後可以當此任
若徒謹飭小心硜硜自守以之當安常處順之時尙
不至敗壞決裂一旦艱鉅猝投而膽識未充必致一
籌莫展卽如前任湖南巡撫駱秉章操守素優而猷
爲不足當賊匪滋擾省垣已覺才力竭蹶迨以雲南
撫臣張亮基調任該省而賊兵已臨城下有岌岌不
可支之勢其幸而得以保守者尙賴有在籍大員羅
繞典及提督鮑起豹諸人協力同心相與維持於不
敝耳今聞武昌失守並踞漢陽此後若賊匪四出東

竄則皖省江西江蘇受其阨西竄則荆襄巴蜀當其
衝北竄則河南關中受其害而直隸陝西爲

京畿藩衛尤爲扼要之區現在西北各省督撫大員皆

由

特簡其經猷才識均在

皇上洞鑒之中如果緩急可恃必使之久膺其任特慮胸
無定見不能度務揆幾無事則從容養望有事則畏
葸逡巡萬一匪徒竊發衆志驚疑恐致蹈武昌覆轍
今當需才之秋斷不可存避嫌之念臣竊見刑部左

侍郎臣德興學養素優識力堅定工部左侍郎臣哈芬辦事勇往不辭勞瘁新任東河督臣福濟才具開展任事果敢前任兵科給事中臣蘇廷魁秉性沈毅膽決氣充前任浙江藩司臣汪本銓處事精詳智慮周到皆足備封疆之選又有在籍禮部右侍郎臣會國藩深明大義急公忘私平日鄉望交孚本省所練鄉勇皆足供其驅使又有新授內閣學士臣許乃釗留心經濟韜略素諳所刻兵書數種皆足徵其有用之學現聞由粵東回京業已行抵江西可否

勅令二員前往一爲徐廣縉襄辦軍務一爲陸建瀛襄辦
軍務恭候

聖裁並請

勅令徐廣縉舒興阿琦善陸建瀛直抵武昌省城勦滅醜
類方足以甦民困而安人心且荆襄爲湖北上游前
已奉

旨着羅繞典台湧於荆襄一帶遏其西竄之路仰見

宸算周詳惟安陸府距襄陽甚近該知府金雲門前在崇
陽查辦鍾人杰等逆匪就擒在隨州任內督辦練勇

民皆樂從若令其帶兵兜勦或可轉敗爲功至於河南與武昌毗連由德安而北信陽三關最爲險隘過此以往殊難控禦則團練鄉勇未可視爲緩圖然非有督辦團練之人恐鄉勇未能得力而土匪更因緣爲奸竊思豫省紳士在籍者固不乏人而現任給事中袁甲三坦心熱腸鄉評允協若令回籍專司團練該員必能殫竭血誠使鄉勇皆堪禦侮其團練經費即由該員勸捐辦理至進勦之事該員不得干預其間惟給諫本有言事之責

皇上若以爲可用應令其在籍專措言事庶不致壅於上
聞再湖北與皖省接壤由黃州羅田而東卽抵英霍
二山直至廬六一帶團練防堵在在俱關緊要查前
任漕督周天爵由安徽州縣擢至督撫其威望爲皖
人所深服現在僑寓宿州若以之團練鄉勇彈壓土
匪誠爲得力又有在籍之前任汀漳龍道桂超萬籍
隸池州候補通判徐啟山籍隸六安居官皆綽有聲
實若責以團練之任彼必布置周密應請

皇上明降諭旨以專責成再聞江蘇宿遷邳州一帶捻匪

蠢動此地爲南北衝途且爲漕艘必經之地明年米多海運安插糧船水手誠非易事

臣

查有署邳州知

州吳棠前任桃源清河等縣民心感服今權篆邳州亦能使宵小斂迹似未可輕爲更調又有宿遷舉人臧紓青秉性耿介練勇精能爲該處衆人所深信若使其與地方官襄辦團練事宜亦可弭患於未形又查有曹州遊擊劉玉豹人甚勇徃練兵皆成勁旅似屬可用之才惟曹沂一帶地方亦關緊要未便量移他處耳又查有前任四川重慶總兵馬騰龍於乾隆

年間擒獲逆首吳半生於嘉慶年間勦捕林之華等
又由川陝進剿高均得齊王氏股匪又生擒逆首馬
五於道光年間領兵由貢額爾蓋壓馬圖一帶勦捕
番賊搜獲逆匪無遺其人戰功懋著現住漢中府城
雖年逾七旬而精力尚健可否

召令來京

陞見察其精神果能矍鑠亦可令其帶兵襄辦堵勦事宜
臣謹就平日所知繕據密陳不勝戰慄悚懼之至伏
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賊匪滋事到長沙則先據妙高峯嶽麓山等

處到漢陽則先據大別山近又占據江面是險要之地皆爲賊占此我兵之所以失利也查武昌與黃州接壤而黃州所屬羅田陸路距皖省英山僅七十里其間有樓子寨師姑尖寨天人寨皆昔人保聚之處而以多雲山爲最險山之西有岐嶺通蘄水縣烏道三日可東出豫境西北一竇曰甕門廣三百里路通羅田其地操一夫當關之勢由英山而北則霍山六安廬州皆有可守之處霍山之東有指封山復覽山

又有梅子嶺上可容數十萬衆其地有梅子關與西南之金鷄關對峙皆昔人戍守之地而四十八盤山尤爲險峻至六安州襟帶蘄黃肘腋光蔡其險要則有武陟山黃巢山董靖原山九公寨磨旗砦天堂寨西峯寨趙家寨麻埠鎮等處而韓婆嶺通商城縣界尤爲盜賊竄匿之處至州西之淠水前明萬曆十七年黃梅賊由此犯六安皆宜嚴防者也廬州爲淮西根本如合肥之後道城石佛山方山舒城之楊旗嶺三角山三尖寨陽山寨龍河寨石索山寨橫山寨廬

江之金牛山寨冷水關皆宜設險者也此羅田以東至英霍六廬一路之險也若由黃梅至宿松則宿松縣有九層繖架石氏屏風等十寨又有得勝山跨池山爲兵燹之衝而馬頭山陳漢山尤爲險固豪民往往據爲屯聚之所水路則以小孤山爲最要舊時峙江北岸與江南岸相對峙成化二十年江水分流於山北小孤屹立自來守皖省者皆以此爲扞蔽古人云小孤安慶如唇齒相維爲金陵西面之險非虛語也小孤之上二十里爲楊家洲下十五里爲毛葫洲

東爲沙灣角皆盜賊出沒之所若以小孤山爲不可
守則是自棄長城也自宿松至太湖則以太湖之司
空山爲最險上有張安撫寨故趾猶存若桃花寨則
與蘄州接壤者也太湖至潛山則新寨五十有八如
西關皖澗諸砦及排牙梅家等寨皆在潛山之麓而
最著者莫如天堂寨野人原寨宋劉源等克黃州及
壽昌軍皆結寨於此由潛山至桐城舒城等縣陸則
有浮山寨魯谼山磨旗嶺水則有縱陽鎮而以北峽
山南峽戍掛車嶺爲險隘其地北拒廬鳳南指黃江

朱桓所謂破石掛車兩道狹隘者卽此此由黃梅宿
松至廬州一路之險隘也若由宿松至太湖達懷甯
之石牌鎮內皆山谿非用筏不可通行牌東至省城
僅九十里耳亦不可不防者也且黃州府西界德安
北界汝甯德安所屬之孝感應城等縣與河南信陽
州連界其間有武勝關平靖關黃土關所謂義陽三
關也汝甯所屬之光州固始商城與黃州羅田接壤
其間有栗子銅鑼松子等關所謂羅田入關者也凡
茲險要應請

三
勅下該省督撫轉飭地方官嚴密堵守以備不虞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聞現在江廣糧船本月計可全行出江而來年江廣無糧可運目下賊匪滋擾其船恐不能歸次漂蕩江邊必滋事端莫如令其船泊安慶以下每船留二三人看守而招其舵工水手入伍其人武健不畏死較之營兵以一抵五若用武弁管帶不但無益且恐激成事端竊思每幫有一老官又有一老老官平日在船令行禁止舵工水手人等悅服已久若招之爲勇而延其老官待以禮貌與之商明卽加以頂帶札飭管帶始則以客禮延之發札後則以軍禮待之

庶幾老官水手無不願從者如是則可得勝兵五六
千人似於江防不無裨益又查戚繼光所製噴筒可
倣其意用圍圓五六寸竹長七尺留半爲柄其上長
三尺許穿通刮平用礬水浸透外用鐵絲密纏以麻
皮裹漆漆成之後內用好花礮火藥加毒烟裝入高
遠皆可二十丈俟賊船近岸發筒燒其船篷船上人
無不被焚而一筒遠數十丈持放之人心膽自壯此
器製之五日可成每件所費不過數百文多則千文
製成數千件尙易爲力亦抵禦之所必需者也應請

飭下欽差大臣陸建瀛及沿江各督撫妥爲辦理以備堵

勦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再臣竊惟臨陣勦賊有進無退方能制勝近日將兵
大臣往往見賊氣稍熾動稱退守或曰折回大臣尙
如此退縮無怪士卒之見賊卽逃也卽如程矞采前
在衡州忽折回長沙陸建瀛因賊近九江又折回江
甯相率效尤竟敢於如此者其意以爲退守之罪不
過予以革職猶可帶罪圖功是以遷延郤顧耳夫程
矞采之折回長沙已存畏葸之私陸建瀛之折回江
甯更出情理之外該大臣若果殫竭血誠卽由九江
折回亦當駐紮皖省妥爲布置以備防勦乃竟折回

千里而遙誠如

聖諭實屬大負委任近日民心搖惑江南一帶居民尙未
聞逃避者猶以我

國家深仁厚澤淪浹肌膚並感我

皇上寬大之恩賑蠲之澤相與固結莫解耳聞陸建瀛馳
赴九江防勦民心尙覺安帖以爲庶幾可恃一聞折
回江甯而民心之驚疑滋甚此時沿江一帶必須

嚴飭督撫大吏安撫居民不致令紛紛遷徙則邦本固矣
至賊匪滋事以來

宸算已極精詳所以未能奏效者皆由該大臣等奉行之

不力而奉行之不力又實由於

國法之未伸伏思

諭旨令陳金綬馳赴安徽策應遲之久而到皖尙無消息

諭旨令陸建瀛馳赴九江會同勦辦遲之久而始由水路

前進是

申令縱極詳備而該大臣等竟未能實力奉行以致機宜

坐失可爲寒心應請

皇上嚴飭該大臣等凡奉

諭旨必須實力遵行不准稍有欺飾入奏並

勅令該大臣等嗣後駐紮地方祇宜前進不准折回退守

如有以折回退守入告者請卽

申明國法立正典刑庶幾事尙可爲而畏死倖生者知所

懲惕矣謹附片密陳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輯

沈雲龍主編

胡文忠公（林翼）年譜

嚴樹森編

文海出版社 印行



胡文忠公年譜

新繁嚴樹森編

公胡氏，諱林翼，字脫生，亦字詠芝，湖南長沙府益陽縣十九里泉交河人。

始祖漢清公，元武宗時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公徙益。又八傳至光璧公，明末從江門蔡忠烈公殉難醴陵坡，無子，以姪柳溪公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映塘公，諱民典，事親孝，色養無違，著孝經疏義書法指南行世。曾祖諱多吉，儒隱；曾祖母氏楊。祖諱顯韶，庠生，勇於義，卒，崇

祀鄉賢祠，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待梓；祖母氏湯，繼祖母氏劉。公父諱達源，官詹事府少詹事，母氏湯。三世均以公官誥封光祿大夫，一品夫人。

[嘉慶十七年壬申，六月初六日酉時，公生。]

先是湯太夫人震公時，夢五色鳥飛集屋後叢林，張兩翼翔鳴，羣鳥從，飛啄林中芝草，徘徊不去，及公誕，大父鄉賢公，因名命林翼，號詠芝。

[嘉慶十八年癸酉，公二歲。]

鄉賢公嘗右執書而左抱公，公視書目不轉睛，隱隱有識之無狀。

[嘉慶十九年甲戌，公三歲。]

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四歲。

進退居止有常度，吐詞不疾不徐，鄉賢公顧而樂之。屬公母湯太夫人曰：「此子俊偉，必昌吾宗，當善視之」。九月，詹事公以嘉慶庚午科優貢再赴京師，公叔父諱達澍，以下卯舉人就禮部試，偕北上。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公五歲。

鄉賢公示以堂楹聯語，室壁圖書，輒能記誦不忘。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公六歲。

鄉賢公教以書，聽從不倦，同室諸兒好弄，或相鬭，公獨睨其旁，笑而解之，諸兒無敢侮公者。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公七歲。

是年詹事公中順天鄉試。

嘉慶二十四歲己卯，公入歲。

始就傅，蒙師爲胡星堂，諱澤溥。詹事公以是年捷南宮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鄉賢公修益乘，攜公在局，時安化陶文毅公以給事中觀察川東，取道益陽入蜀，館岐市，往謁鄉賢局中，見公驚爲偉器，曰：「吾已得一快婿」，遂以賀太夫人所生女字之，行問名禮，公方八歲，公夫人才五歲，拜於堂上，彬彬有禮。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公九歲。

從鄉賢公讀書。九月。隨母湯太夫人赴京師，季父墨溪公諱達潛護送。

道光元年辛巳，公十歲

從墨溪公讀書，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纂修官

道光二年壬午，公十一歲

九月，墨溪公以順天鄉試報罷南旋，公同詹事公送出都門，灑淚而別，是年詹事公充實錄館提調官

道光三年癸未，公十二歲

從醴陵孝廉文定齋先生諱舒耀讀書

道光四年甲申，公十三歲

從益陽明經賀鄉南先生諱光輔讀書 是年詹事公補授國子監司業

道光五年乙酉，公十四歲。

從善化侍御賈蔗農先生諱熙齡讀書

道光六年丙戌，公十五歲

從廣東編修蔡春帆先生諱錦泉讀書

九月，鄉賢公至京師就

養

道光七年丁亥，公十六歲。

從武進員外郎吳偉卿先生諱贊讀書。時詹事公宦京師有年，品行端方，教人以數本務實爲上。著弟子箴言。公庭訓之餘，親師取友，成童後，志趣蒸蒸日上。

道光八年戊子，公十七歲

從鄉賢公讀書 夏五月 詹事公奉命充雲南鄉試正考官，旋任

貴州提督學政 冬杪，鄉賢公挈公由京師至黔

道光九年己丑，公十八歲

從貴東道郎蘇門先生諱葆辰讀書

道光十年庚寅，公十九歲

夏月，公同鄉賢公由黔回益，就贅於陶文毅公桃花江別墅，遂
師事同邑內閣中書蔡芸蕃先生諱用錫。是年九月，詹事公升補
翰林院侍講

道光十一年辛卯，公二十歲

仍從芸蕃先生讀書。是年二月，詹事公轉補翰林院侍讀。十二
月，卸貴州學政，奉旨給假一月歸省。

道光十二年壬辰，公二十一歲

由益陽偕夫人送外姑賀太夫人至江南文毅公任。是年三月，詹

事公自貴州學政回京復命，升補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七月，轉補左春坊左庶子，旋升翰林院侍講學士。

道光十三年癸巳，公二十二歲。

由江南攜眷赴京師省親。公旣長，精悍之氣，見於眉宇，於書無所不讀，尤嗜宋五子司馬通鑑，龍門史記，班范前後漢書，惟不喜時藝及填詞製曲，嘗寓書以戒堂弟保翼楓翼，謂學問之道，當先端趨向，明去取，異日經世之謨，優劣卽判於此。

道光十四年甲午，公二十三歲。

從詹事公讀書。十一月，公伯祖誥封中憲大夫玉峯公諱顯巍卒。初，鄉賢公以讀書爲業，不治生產，詹事公及公叔甘垣春藻

墨溪諸公，聯翩騰達，南北往還，費用皆玉峯公經紀之，治家尤有法度，得無內顧憂，至訃聞京師，詹事公悲慟欲絕。

道光十五年乙未，公二十四歲。

詹事公自京遣公南歸致祭玉峯公，兼應試。六月，成諸生，宗師爲晉江編修龔春溪先生諱維琳。八月，恭逢皇太后萬壽恩科，中式本省鄉試第四十名舉人，房師爲零陵縣知縣蒲圻但公文恭，座師爲刑部直隸司郎中固始王公庭蘭，翰林院修撰吳縣吳公鍾駿。叔父墨溪公中副車。冬杪赴金陵，是年納側室徐氏。道光十六年丙申，公二十五歲。

由金陵至京會試，中式第七十四名，房師爲禮部員外郎滿洲宣公崇，總裁爲內閣學士清苑王公植，工部侍郎山陰吳公傑，協

辦大學士同州王公鼎，東閣大學士吳縣潘公世恩。殿試二甲第二十九名，朝考入選第九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十七年丁酉，公二十六歲。

三月，繼祖母劉太夫人卒，詹事公奉諱歸里，公侍湯太夫人居

京師供職。

道光十八年戊戌，公二十七歲。

四月散館一等第八名，授職編修。詹事公主講長沙城南書院。

道光十九年己亥。公二十八歲。

二月大考二等，十一月，充國史館協修。詹事公仍主講城南。

七月，奉鄉賢公諱，營葬本邑十九里金塘村。

道光二十年庚子，公二十九歲。

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得周鎮南黃夢菊方奎炯王沆崔洲劉寶林孫晉墀鄭芳蘭安鑽魏曉庭熊燦奎王衡崇亮梁國珍等十四人。八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正考官爲戶部侍郎滿洲文文端公慶，得士百十七人。今游楚之朱榮實蔣照盛康汪士鐸吳林郭奎助查佩恩方兆科皆是也。冬月回京復命，因案降一級調用。詹事公服猶未闋，就養京邸，公納側室魏氏。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公三十歲。

是年詹事公病，公敬侍未嘗稍離左右，五月二十五日不諱，哀慘逾恒。六月，遺腹妹始生，公鮮兄弟，湯太夫人生三女皆早逝，庶母已生三女，至是又生一妹，公哀痛之餘，愛憐尤摯。秋杪，扶靈櫬攜眷屬由水路啓程回籍。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公三十一年歲。

正月抵里。十二月，營葬詹事公於本邑十五里石筍之先生嘴。里中有嬰貧不能育者，公屢出資活之，是年側室徐氏卒。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公三十二歲。

八月服闋，同叔父春藻墨溪慈軒公修清水寺古刹，及小河磽里仁磽便河磽蘇門磽各處磽染，並建焚字爐於小河磽之東。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三十三歲。

課弟保翼楓翼鷺翼儀翼及諸姪讀書於紫筠園書塾，紫筠者，鄉賢公課詹學公兄弟讀書處也。是年納側室王氏。

道光二十五乙巳，公三十四歲。

陶文毅公 戊戌年薨於位，眷屬歸自金陵，居安化小淹里第，

子少雲名桃方入歲，公時往經紀其家政，又主聘左季高先生傅公子，俾成立。是年，公叔父春藻公以子杭翼廬患嘔血病，公侍湯藥不解。九月，春藻公卒，公奉遺命力主撫季父墨溪公次子榮翼爲後，其家事皆一手經理之，爲出千金彌其虧累。

公自壬寅讀禮歸山，至是賦閒居四載矣，杜門不出，終日書卷輸墨自娛，楹聯云：「池圃足高臥，圖書供古歎。」知心至，相與放蕩形骸，流覽山水，春秋佳日，獨從一奚奴散步鄉村，與野老談稼穡忘歸，道旁觀者不知其曾踐清華也。時陝西撫軍閩縣林文忠公，安徽撫軍王公植，兩江制軍沔陽陸公建瀛，兩淮都轉廣順_但公明倫及各知交，節次寓書，謂其才堪濟世，不宜自甘暇逸。十一月初九日，公約親戚故舊會宴。酒酣慷慨

言志，客共勸駕，始決計出山，湖南撫軍陸費公璵聘主講常德朗江書院，湘陰仰高書院，並辭不就。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公三十五歲。

正月，與弟保翼同舟由淮揚北上。六月，由陝西捐輸案內報捐內閣中書，並捐升知府，分發貴州補用。林文忠公專摺奏辦也。時龍山友人李如昆留都門，問曰：「今有司之法，輸金爲吏者，得自擇善地，君何獨取於黔？」公曰：「天下官方，獨貴州縣史奉上以禮不以貨，某之出，費用皆他人助成之，竊念兩世受國恩遇，黔又先人持節地，習聞其風俗，某初爲政，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致負良友厚意。」李公爲之起敬。十二月初七日，由吏部帶領引見，旋出京，仍取道淮揚。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公三十六歲。

三月回籍，將入黔，告先人墓，誓不以一錢肥家。四月，挈眷起程，堂弟保翼，以府經歷隨行。六月抵省，十一月委署安順府事。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公三十七歲。

安順苗漢雜處，盜賊充斥，燒香結會，有冒項，大五，小五名色。聚衆搶劫，行旅戒嚴，公訪查巨盜姓名，及身軀長短，窩巢遠近，一一註冊，聯絡士紳，親自下鄉懸重賞督捕，統獲首犯黃老廣、余饒貴等三百餘名，盡法懲治，道路肅清。

郡城有溪河久湮，遇山水漲發，房屋被淹，雨止涸，城中居民，出城十餘里始得汲水飲，公爲濬溪，鑿泉，築壩，設閘啓

閉，以時蓄洩，安民便之。

倡建城鄉義學十餘處，捐助膏火，民知向學。

安順百餘年無有舉報節孝者，蓋以上下衙門規費所阻，公飭紳士詳加采訪，舉報八百餘名，稟請上台裁革規費，詳請題奏，建立總坊。

貴州境內地多插花，安順尤甚，公以創制州縣之時，一因於明之衛所，一因於元明之土司，一因於剿撫蠻苗之土田，未暇一分晰，政治所在此，而所轄壤土，乃隔越他境，或百里數百里而遙，小民輸將，士子應試，勞費可矜；命案藉遠地而稽延，盜案因交界而推諉；日府廳州縣，號爲親民之官，而所應教誨，應整飭，應修明，應捕逐者，皆遠在數百里外，縱有良吏

留心民瘼，亦限於聞見，無可如何，思逐一察清，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長補短，卽錢糧之會計；而益寡衷多，妥擬章程，彼此移易。曾將情形通稟請咨部改撥，以正經界以便官民，皖撫王公植謂其深思碩畫，如聚米剗沙，真實經濟，行之決其有效，惜格於時不果。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公三十八歲。

三月，卸安順府事。閏四月，接署鎮遠府。公以鎮郡先務之急，莫如除盜，盜以黃平台拱爲最多，施秉天柱亦甚不靖，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其尤著者。前任搶掠燒殺拒捕各重件，屢見疊出，不能破案。公到任，添卡哨巡訪，購眼線追捕，重賞必罰，月餘，連獲移交劫殺奸淫大盜二十名，又另獲他案盜匪

二十餘名。通計在任四月，獲盜幾二百名，惟革夷上中下三寨，勢更縣延，箐林幽險；高山寨亦孤聳峻厲，均難深入，苗人滾山驟洞，處處可通，圍擒難於周匝，此時卽有募兵攻取之議，於該處地勢之要隘險僻，考證訪察，畫圖幾及百幅，有士人所不能悉者，公盡知之，實已得其要領。八月，卸事回省。十月，充武鄉試監試官。十二月，奉札委帶兵嚴拿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公以事貴神速，苗匪年終回寨賽神，必不虞我之驟至，若稍稽延，恐風聲走漏，轉致竄逸。卽於二十九日同委員束裝起行，并密檄各屬文武各領兵練，約期齊集。

道光三十年庚戌，公三十九歲。

正月初六日，抵黃平州屬之岩門司，其地界連台拱丹江清江黃

平清平施秉鎮遠各廳州縣，實爲革夷山丙沙邦各賊巢遁中之地，地方各文武率營兵一千七百餘名。屯兵苗兵一萬八千餘名俱至，公分布督率，扼要堵截，以防竄逸，并曉諭附近安分良苗，赴案首明，給與記號，則爲安插，隨卽直搗賊巢。十二日破革夷并破沙邦，二十一日破山丙，其著名盜賊之擺寨高梨樹拗上寨中寨等十餘處，概燬之，除先後臨陣格斃外，擒獲各案首要巨盜二百九十八名。旋據先期投首之六十寨苗頭領生苗三千八百餘丁，稟稱自願剃髮摘環，編入保甲，如各寨中再有盜匪，自願細獻。公察其情詞確實，飭各地方官眼同編造冊籍，給予腰牌，免書差欺詐朦混之弊，仍酌留委員，清釐戶口，安撫良苗，凡一月而事竣。事聞，賞戴花翎。

時湖南新甯李沅發作亂，逼近黎平，二月十七日，奉委帶領兵練自黃平馳往辦理堵勦事宜。雲貴總督程公喬采，貴州巡撫喬公用遷，遵旨保舉，以道員用。公在黔數年，政聲大著，上達宸聽。方伯崇光，常中丞大淳，武方伯棠進京省覲時，均蒙天語垂詢，且問胡林翼官聲何以如此之好，時宣宗成皇帝賓天，文宗新卽位，下詔求賢，令直省督撫將司道府廳州縣實有可勝大任者保奏候簡，督特保十人，撫保八人，公皆與焉，得旨迅速來京，送部引見，中丞喬公奏請暫緩。九月，委署恩南府事，興學校，捐膏火，在任九月，士民愛戴，爲立德政碑。

咸豐元年辛亥，公四十歲。

六月 卸恩南府事，補授黎平府知府，時已定計請咨北上引見

，適粵寇日熾，上憲飭到本任辦理防堵事宜。七月接篆。黎平界連楚粵，地雜民苗，久爲盜賊出沒藪，或一日連劫十餘家，或一家慘殺三五命，婦女污辱，雞犬一空。公查訪情形，亟求安輯之法，以爲禦外寇莫如團練，清內匪莫如保甲，嚴定條約，實力舉行，如本寨有人出外爲盜，則責成本寨鄉正團長牌長交人；如外寨有盜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則責成本寨鄰寨鄉正團長罰錢入寨，充公備用，而官不經手。其鄉正團長等冊，常時披閱，有事卽按冊札飭勒交。因公來署，待以殊禮；送賊到府，給以重賚；一刻不遲，一錢不花，隨到隨審。又因營兵捕盜，見盜卽拋棄軍械拼命先逃，差役不能捕盜，反妄拿良善，乃自行招募壯勇百餘人，分巡游徼，如明參將沈希儀，國

朝傳臬司重庵鶴勦之法，行之半年，士民用命，得盜三百餘人，辦團練一千五百餘寨，設卡柵四百五十餘座，每卡派民夫四名至二十名不等，分班輪守，逐月委員及老成紳士分帶練勇巡查，周而復始，盜首黃浪子等次第翦除，二三十年不見天日之區，始獲安堵。

咸豐二年壬子，公四十一歲。

二月，聞廣西懷遠融縣羅城土匪嘯聚，水陸梗塞。又聞洪逆竄入昭平，而梧州之波山匪黨，復停泊戎墟一帶，已成流寇伎倆。黎平屬其西北交界，各要隘橫亘二百餘里，滇黔兩省調往兵丁，及往來文報，均由此經過，視他處尤爲緊要，宜及早設防，稟請憲於南路雇募精壯民苗千名，統以諸練紳士擇要築

築土堡守之，編成行伍，課其技藝，使知戰守之法，意以綠營兵弁滑弱萬不可靠，且需索供應，甚苦煩擾，不如土著之民，保護鄉里，其情既切，其勇自倍，節浮費而收實效，計無逾此，且不惜小費乃可以省大費，不憚小勞乃可以省大勞。三月，又將粵之所以失，黔之所以當防，比較情形，證據今古，上稟數千言，請通飭各部與粵界之處，一律築堡浚濠。主旨謂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尤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又請速籌經費，曉諭紳民，出力捐資，被格奏獎，郡城素無積儲，勸捐穀儲倉，備城守之食。

六月，有紅巾賊竄入黎境之四灣地界，距錦屏鄉城市五里，各團練勇合力堵退，團長單盛裔、程杰、程慎，沈友梅，徐金堂

追殺遇害，稟請優卹，並附入昭忠祠。又有廣西土匪竄永從之大年一帶，委員韓州判超在靠頭地面防堵，卽帶練追捕，殺斃多名，生擒盜首楊鶴生等九名，自是外寇不入。八月，粵寇竄湖南，撫軍徐州張公亮基奏調赴楚辦理軍務，黔中大憲會奏請留，言士民失望，關係匪輕，又言事關全省大局等語，得旨無庸赴楚。

十月卸黎平府事，委帶兵總辦鎮遠都勻清江黃平烏沙凱里等處苗匪兼辦黃平甕安等處榔匪。公以捕盜與勦逆互有難易，逆患其抗拒，而盜則每多竄匿，非嚴辦保團，便民協力防賊，則此勦彼逸，終難盡淨，迭稟兩院札飭各屬舉行。又函致各地方官繪呈地形險要，以烏沙界連清江丹江台拱古州八寨，向爲甌脫

之地，俗云四不管，是以釀成盜藪，擬先於此下手，由古州進兵。十一月十九日，從黎平帶練二百名啓程，二十五日抵烏沙，約三都文武，各領兵練，公守要隘，以資團練，三次繁捕，獲盜百餘名，古州下烏沙之著名巨盜牛坐九坐等亦被獲，仍日諭各地方官勤加搜捕，一面飭張委員禮度，韓委員超分赴丹江之毛坪，台拱之台盤勦捕。

咸豐三年癸丑，公四十二歲。

正月十三日，自烏沙移駐凱里。以烏沙各處之盜，已得大半，所最要者，革夷之高禾九松當垢一股，及台拱羣盜，流徒舞定，兇狡特甚，移檄各府廳州縣偵探嚴拿。正月十五，二月初二，初五，初十等日，帶領練勇會同圍勦，除陣斬外，擒獲二百

餘名，解省分別正法。四月初一日，回瀘城省親，黃平十匪聚集，藉糧滋事，莠民倡始，鄉愚被其脅從，公領兵練數百，從鎮遠起程，行抵黃平舊州，次日，城外五里已聚匪數千，鳴鑼鼓噪，施放槍礮，公令紳士并家人前往開導，且傳伊處一人自來面申，不之應，仍跳躍前進，乃督練勇趨之，殺數十人，盡駭走，公憫其無知，不忍多殺，卽收隊回城。旋據各鄉紳具結乞恩，願違約束，公以氣燄方張之時，非威不濟，及其恐懼消沮，可以恩行；數日間具結歸家者數百寨，并將要犯綑獻，公爲釐定糧事，并禁革私派私罰私刑等事，黃平民之遠在數百里者，亦皆悔罪諭誠，到案投結，事完，帶練勇三百，馳抵

初劉瞎麼等十餘人，於上年四月倡議以齊榔爲名，斂錢建廟，謂官不理詞訟，不究盜賊，不如在鄉私埋沈河，由榔斷案罰處；且以榔成事後，一切錢糧由榔作主，愚民聽從，遂於各村寨選派武斷鄉曲之人，充作頭目，管領數千百戶，或百數十戶等等，是年復派造鳥槍大礮，不入夥者焚掠之，派差拘拿，細殺多命。署縣徐河清稟報，欲逐寨焚勦，公至，意在分別良莠，以解散爲主，以從緩緝拿首犯爲要，告以焚勦之餘，民無生業，必激成流寇，日兵練所到，首犯先逃，所殺者只老弱良懦婦女，且焚勦一二處，而四鄉亂民必致倡惑要結，徒堅其作亂之心，堅持不可。九月初一日，出城至千里，擇野田中安設營帳，傳集鄉城紳士，設法開導，赦宥脅從，專緝首要，詎劉瞎麼

等初五日齊衆數萬，三面撲營，不得已，親自督練，斬六十餘人，賊燄稍挫，被脅良民，解散大半。十四日，復探賊匪於白岩險要隘口壘石爲關，安設大斂，公傳令夜半造飯，冒雨潛行，出其不意，攻破石壘，奪其大礮鳥槍刀矛等械，賊驚覺，追斬數十人，生擒首惡劉瞎麼卓老五等，餘匪并被脅良民十散其九，公按名勒緝逸犯，准令被脅各戶投誠免罪，并予細獻匪徒贖罪，於城中設局收結過堂，造冊記載戶口多寡，分別有無遺漏，以爲辦理保甲團練張本。月初完案。是時粵匪棄武昌而下金陵，掠江西，往來無定，湖廣制軍儀徵吳文節公文鎔奏調入鄂辦理軍務，十二月，自黔起程。

咸豐四年甲寅，公四十三歲。

補授貴東道 正月，舟次龍陽縣屬之有港，遣人送湯太夫人及眷屬歸家，自帶黔勇數百人，徑往湖北 未至 武昌復陷，制軍吳公殉難於黃州之斗城 賊南竄，湘撫花縣駱公秉章奏留湖南軍營，防勦岳州平江一帶 旋奉調回援省城 時安化之桀黠者乘機鬧糧滋事，各處土匪響應，聚衆以萬計，攻城數次，四月，公奉委查辦，既至，傳紳士解散之，以計擒其渠魁黃國旭、劉盛治等解省審辦，民不得擾 六月，粵逆竄常德，公帶兵追勦之，奉旨補授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勦事務 閏七月，官軍屢捷，粵逆悉下竄 侍郎湘鄉曾公國藩奏請隨同帶勇東征 駱中丞又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帶勇 編防搜勦崇陽通城等處餘匪。天子以南服爲重，五次奉旨專防岳州 八月

，調補湖北按察使。十月，在崇陽縣行營接印任事。侍郎曾公克武漢，下蕲黃，直抵潯陽，調公赴九江會勦，公遂移師於湖口梅家洲，與大營會。

咸豐五年乙卯，公四十四歲

正月，賊復上竄，制軍楊霈之師潰於廣濟，需北走德安，武漢又陷。公率師千八百人由江西回援，營於武昌之沌口金口五里墩等處。是月，補授湖北布政使。三月，署湖北巡撫，專理南岸軍務。是時賊衆瀕漫兩岸，公以孤軍枝梧其間，無援無餉，與水師彭侍郎玉麌日事攻勦，而兵力不及賊二十之一。四月，乃力汰怯弱，使皖藩司李公孟羣，及總兵王國材顧北岸，而自戰南岸。五月，奉兼領水師之命。六月，楊軍門載福自湖南以

水師來會。既而北岸事急，公渡江援之，營漢陽之麥山，然仰餉鄰省，而川餉以風鶴之警，遲回不敢進。八月，公軍大飢，衆潰，公乃退屯大軍山，請交部議處，恩旨免議。會會使相自江西使羅忠節公澤南來援，九月，與公會於羊樓洞，軍威乃振。十月，敗石達開於崇通間。十一月，乃率諸軍逼省城，羅公營東門外洪山，公營南門外五里墩，而水師亦自沌口至鸚鵡洲，前後破賊壘十餘，焚賊舟二百餘，而城垣守禦完固，竟不能克，

咸豐六年丙辰，公四十五歲

公分陸師扼青山，羅公日率諸軍攻省城，前後數十戰，雖皆獲勝，而賊竟死守。三月，羅公攻城中礮卒，其弟子李忠武公續

賓領其衆。六月，破石逆援師三萬餘，公以攻堅無益，乃浚長濠困之，使水師下扼沙口，斷賊接濟。九月，襄陽士匪數百人倡亂，而游勇棍徒和之，倏數萬，攻圍府城，時藩司馬秀儒駐襄陽，與襄陽道後浙撫羅遵殿告急，公使今皖撫唐公訓方，都統舒公保往援，而日率衆雕勦城賊。十一月，城賊困憊。二十二日，出爲背城之戰，我軍蓄銳久，水陸齊舉，喊聲震地，賊力不支，復退，公麾軍奪門入，生擒僞檢點古文新賴集賢等五十四人，先鋒八百餘人，而官使相亦於是日克復漢陽，李公卽日率師追賊至九江，楚北肅清，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并實授湖

北巡撫

咸豐七年丁巳，公四十六歲

二月，皖賊圍廬州，公使李公孟羣援之。五月，唐公勦襄陽塞於武當山，滅之。時連年旱蝗，皖省薦飢，賊驅率其民，無慮十餘萬，分擾霍邱，霍山，英山，太湖，宿松，黃梅，廣濟，羅田，蕲州，蕲水，自四月以來，邊圉不靖，將軍都興阿駐軍黃梅，寶義各營，分屯蕲州。閏五月，公急檄唐公自襄回援，而分路街營已潰，公不知也。然慮諸軍無統帥，無所稟承，於二十四日單騎往視師，賊衆已過蕲水，公急回駐黃州，扼巴水以爲固，賊不得渡。二十七日，諸營全潰，遺失軍裝器械以萬計，復值大雨，舒公力戰殿之，亦幸先使左光培以礮船巡守巴河，故得無害。公收輯兵勇，補繕軍械，刪汰衰疲，約束隊伍，民心始安。七月，公進營蕲水之月山，大破賊衆，火其

壘六十三，殺賊五千餘，乘勝急追，八月，至小池口，楚境復清。遂會都將軍，楊軍門，李忠武籌復九江，先平小池口爲城。九月，公自南岸回省，乃奏查通省南漕陋規，嚴汰州縣浮收勒折，書吏胥役漁牟中飽之弊，凡刪減錢百四十餘萬緡，以裕民力，實得銀四十餘萬，以實國帑，又提存銀三十餘萬，實爲二百年漕政所未有，又變通有驛州縣章程，皆得旨允行。十月，迎養湯太夫人來鄂，並蒙恩封公三代皆至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十一月，准奏依照山西裁汰鋪兵，分別有驛無驛，改爲馬遞差遞，酌提銀兩，以資津貼。是歲，公撫同神弟黎翼之子子勛爲嗣。時各省舉行抽釐助餉，而半歸中飽，公仿劉晏用士人之法，訪察正土，寄以筦庫，並立寶善堂於鄂垣，以待才

彥，而人才輻輳，庫藏充實。

咸豐八年戊午，公四十七歲。

李忠武等圍九江甚急，安慶逆首陳玉成欲內犯以救之，而屢都將軍唐中丞所敗，偵知羅田麻城無備，遂由六安潛山出英山，犯羅田，陷麻城黃安，北鄙告急。三月，以李中丞繢宣勦麻城賊，會忠武克九江，公以調度功加太子少保，卽檄忠武率師北勦陳逆，而李中丞已復麻城，忠武旋復黃安，楚境肅清。七月十一日，湯太夫人病終撫署，公遷情懇請終制，溫旨以楚師東下，調度尙待機宜，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帑經理喪事。遂於八月十一日扶柩回籍。九月朔抵里，十月二十四日營葬邑之十八里五龍山。旣而三河變起，忠武死綏，朝旨敦迫，

乃勉起督師，十一月十三日，自泉交河灘渡登舟，謁始祖漢清公廟，見祠宇將頽，旋捐廉修葺。是月晦，至鄂城，不入衛署，與官節相論兵事，及三河諸將失律之罪，遂於十二月八日渡江，駐黃州，以鎮撫水陸各路。初公察吏籌餉將兵，皆以得人爲主，擇吏必右寒畯而左膏梁，欲其知稼穡艱難，斯民情爲也。言兵則先求廉勇之將，而後募兵，謂天下無不可戰之兵，而有不能戰之將，有勇將自能汰弱兵，無將而遽召兵，是以卒予敵也，不潰何待。至是墨經從戎，深念金革無辟之義，以兵事自任，蒐軍實，察夷傷，恤死弔孤，沃弱補闕，駐黃經營，軍氣復振。

咸豐九年己未，公四十八歲。

探聞陳玉成再犯蘿麻，公自黃州移營上巴河以待之，賊聞公起復即竄商固，公亦回黃州。時石達開由閩廣犯湖南，賊勢甚盛，聲言六十萬，南省勁兵良將皆在外，腹內空虛，公急使李中丞回援，大破之。八月，籌四路東征，以曾使相沿江東下爲南路，多將軍等攻太湖潛山爲中路，公督所部由英霍進爲北路，調回李中丞北顧商固爲後路，皆互相策應，相機前進。十二月六日，公進營英山縣城。是歲公憂時賢不諳軍旅，因取左氏傳通鑑畢纂宋元鑑明史言兵事者，修讀史兵略，以教將材。
咸豐十年庚申，公四十九歲。

正月，中路軍克復太湖潛山，因籌立各邊邑碉卡，以資守禦。浙省告急，分遣蕭翰慶南援浙江，至徽甯，誤爲張副憲蒼所分

撥，遂不得力。時軍餉艱窘異常，因奏減成收捐，以濟軍實。

九月，聞京師戒嚴，咨商曾使相請帥師入衛，如避地遷岐，則請自往襄陽治兵，以捍牧圉。會得旨英酋就撫，乃與曾方伯國荃，多將軍李中丞等籌攻安慶桐城，而違旨分軍與都將軍東援淮陽。是年春江南大營已破，浙江失陷，時事孔棘，而乘輿北狩，公憂備嗟歎，抑塞煩惋，心胸間常如痞塊，舌色如墨，醫治稍愈，而帳房暑濕蒸溽，軍務、餉事，吏治，日不暇給，賓客書疏，手自酬答，常漏下四鼓，始就寢。十二月，又力疾自英山馳入太湖，節度圍皖諸軍，故病日加劇。是歲爲高祖映塘公及祖鄉賢公置墓田，立義塾，并爲邑人士聚書，建箴言書院以課實學，買田以贍師弟子膏火焉。

咸豐十一年辛酉，公五十歲。

陳玉成欲解安慶之圍，遂由霍山英山內犯。先是公籌防守，飭余際昌以所部屯霍山樂兒嶺，固守勿戰，以待援軍，余遠節度，一戰果敗，賊遂由英山假官軍旗幟趨襲黃州，陷之，分陷二
蕲、德安，隨州，黃梅，廣濟，又糾捻首龔瞎子分犯羅麻，而江西賊又犯南岸興國，大治，崇陽，通山等處，省城戒嚴。公使成總鎮大吉殲捻匪於羅田松子關，龔瞎子中礮死。梁觀察作楫與吳司馬林守麻城，賊亦敗遁。咨李中丞回援，駐盧家港，以護省垣，分使金觀察國琛復德安，湖南劉觀察嶽昭復隨州，以降人劉維楨計取黃州，彭侍郎以水軍梭巡長江，賊遂由廣黃回皖，圍太湖，見公在城守禦，乃疾馳去之皖境集賢關。公調

出鮑軍門超攻關外賊壘，盡殺之，而多將軍又五敗援賊於桐城，安慶之圍益固。五月杪，公遂力疾回援南岸。六月朔抵鄂，南岸賊亦聞風遁歸。楚又安謐。而公病則自三月以來咯血，日夜不止，憂勞日加劇。八月初，會方伯克安慶，以公首謀加太子太保世襲騎都尉，而文宗皇帝龍馭上賓於承德，公聞信拊膺大慟，病益不可爲，遂於二十六日騎箕尾而逝。事聞，朝野震悼，恩諭祭葬如例，命入祀賢良祠，并使湖北暨本籍建立專祠，且賜公子子勛舉人，一體會試。九月二十六日，公夫人攜子勛扶櫬歸益陽。十月十六日旋里，明年同治元年二月壬戌，葬於邑十五里花橋書塘灣。

國史館本傳

胡林翼，湖南益陽人。道光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八年散館，授編修。十九年大考二等。二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八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以失察正考官文慶摺帶舉人熊少牧入閭閱卷，降一級調用。二十一年丁父憂，服滿改捐中書，並捐陞知府。二十六年十二月，奉旨分發貴州，以知府用。三十年八月，署鎮遠府知府，剿辦苗匪出力，賞戴花翎。九月，湖南逆匪李沅發竄貴州界，林翼率勇勦捕殆盡，巡撫喬用遷上其功，得旨候補缺後以道員用。咸豐元年正月，補黎平府知府。二年八月，粵匪由湖南竄武昌，湖南巡撫張亮基請調林翼赴營差遣，已奉諭旨，旋以貴州巡撫蔣霨遠奏稱黎平毗連楚粵，防堵需人，諭毋庸調赴湖南。三年二月，時張亮基署兩湖總督，復借署巡撫駕乘章合疏請調林翼襄辦軍務，上以林翼熟習黔省情形，調往他省，轉恐人地未宜，不允行。十月，御史王發桂疏稱林翼捕盜効奸，有膽有識，其平日訓練壯

勇，仿戚繼光成法而變通之，勇不滿三百，銳練
營中，與士卒同甘苦，所著保甲團練條約及團練
運行，均有成效，歷任督撫深爲倚重，聞該員狃
蒙聖恩逾格，畀以重任，留於湖北帶兵剿賊，可
銘巡撫崇輪差遣委用。

四年三月，擢貴東道，時賊由黃州上竄岳州
，敗之。上以岳州爲咽喉重地，命在籍募勇之前
翼駐軍通城之平江界，戰於上塔市，殲除無算。
援。六月，擢四川按察使，命仍留湖北軍營隨同
撫駕秉章涉岳州必須重兵防守，湖南曾經戰陣之
，則該郡無可倚恃。得旨岳州爲湖南門戶，川黔
該處駐有重兵，則曾國藩統師東下，可無後顧之

北。賊旋竄常德，林翼赴安化搜捕會匪，取道益陽，我軍克復龍陽常德澧州。八月，調湖北按察使，兼辦糧臺。十月，崇陽復陷。林翼往剿，賊竄通山，督兵窮追，斬擒甚多，因率鄉紳舉行保甲團練，不力者罪之，地方賴以安。十二月，欽差大臣曾國藩攻賊於九江，上念九江陸路兵單，南北不能兼顧，諭林翼赴國藩軍營助剿。林翼由瑞昌至南昌鋪，扼九江之背，與塔齊布併力攻東西二門，毀其土城，殺賊數百，移營湖口，攻南岸之梅家洲，陣斬悍賊數十，追殺四百餘名，水師亦由外江進口攻內河，擊沈賊船二十餘隻，僞將軍梁國安，總制熊常易司馬許學受等悉就擒。五年正月，擢湖北布政使。先是上年我軍焚湖口時，逆首羅大綱亦距湖口十數里立營，意圖抗拒，林翼率二千人分縛要隘，逼賊船入下游，路已斷，至是賊自姑塘屏風等處駕船出，林翼偕留營之浙江南紹台道羅澤南夾攻，焚其船，遂圍梅家洲賊壘，令兵勇各負土囊持火包鼓而前，衝突鑽築間，前者傷，後者繼進，已入數十人矣，擲火人誤傷同入者，負以出，兵勇誤爲敗績，奔數里，始整隊立復戰，轉敗爲勝。越日，內河水師失利，賊

悉衆撲營，併力堅守，挫其鋒，而北岸賊已分股竄武漢。總督楊需喪師於廣濟，退守漢口，賊竄襄陽，需復遁德安，林翼聞警率師回援，會同水陸各軍攻漢陽，力戰半日，燒賊營四座，方奪門入，賊忽從城外抄襲，軍稍卻，轉攻西門，由沌口下擊敗之。三月，賊自漢口攻壘角，林翼擊之於白沙洲，警見武昌火起，亟赴援，城已陷。四更，結筏潛師渡江，規復省城。次日，賊四面環攻，官兵食盡，勢不支，突圍而出，駐營金口。時武昌兩次淪陷，兵勇潰敗殆盡，林翼坐困金口，前逼武昌羣寇，後有崇通伏莽，餉絕掘草根佐糧，相持日久，各處乞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乃發私家穀濟軍食，士卒感動，軍威稍振。

尋奉命署巡撫，統帶水陸各軍，攻武漢。楊需駐德安，以賊北竄爲虛，奏令林翼上扼漢川。林翼上言荆襄據東南之形勝，江漢爲荆襄之咽喉，賊據漢陽，北岸已形梗塞，武昌復失，南岸又被蔓延，惟急攻武漢乃可內固荆襄。臣已分兵進紮軍山，遏賊上竄之路，飭守備諱瓈林由紙坊驛攻武昌之背，臣率兵循江岸攻武昌之南，武昌復則

南岸可次第肅清，詔嘉納之。四月，督隊分三路攻南岸賊營，並派千總何紹彩等攻白沙洲及江隄八步街等處，賊衆悉銳抵抗，戰小卻，飭記名知府彭玉麟將江邊陸師趕回橫截，自率水勇助戰。紹彩等飛奔援應，兩路橫衝，追賊三百餘，全數截殺，其前路衝鋒悍賊亦經岸兵圍剿，計殺黃衣賊目五，斬首二百三十餘顆，生擒僞總制伍大漸等二十六名，奪獲器械無算。賊謀襲金口營，斷官軍餉道，林翼飛馳金口，分三路埋伏，三路接戰，親率大隊旋繞之，殲賊七百餘，生擒僞平湖丞相陳大爲等。五月，賊大股分六路來撲，林翼派分千總周得魁等分路進剿，連斃執大黃旗悍賊數名，旋伏兵兩路抄襲賊尾，賊敗退紙坊屯藪，我軍進擣其壘，忽南風大起，礮火齊發，賊猝奔入城。是役也，殄賊千餘，生擒及淹斃者無算，解散脅從數千，官軍直逼小東門，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不出。

林翼上言，「就武漢大勢而論，進兵武昌，必以洪山爲扼要，武昌周二十里，門八，臣攻其一，遺其七，賊出城抗拒，尚可力戰以成功，堅伏不出，則攻具未備，運

必難通，幾成坐困，此武昌實在情形也。攻漢陽必於漢口藥店屯重兵，扼其犯襄河之路，臣濬江隄，以水攻其西，又以水師橫出襄河之內，外江內河，彼此夾攻，克復漢陽，則咽喉通，而武昌可復，治鄂者以漢陽爲重，亦形勢然也。」得旨嘉獎。

又言：「團練之類，外可助官軍聲威，內可弭宵小隱慝，救時之策，此爲先務。惟團練爲治鄉之要，與選吏選將相似，州縣不得人，則州縣壞；營伍將領不得人，則兵勇潰；團練非正士良民爲之長，則犯法抗糧，攘奪爲亂，鄉民以兵力爲事，不能躬親督勸，旌別淑慝，則目前之成效難期，日後之流弊滋甚。」上聽其議。

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龍船燬賊浮橋，水陸合攻，民勇接應，遂克漢鎮。林翼親冒矢石，殺至龜山，亟攻高廟賊巢，生擒僞軍師吳會元等。又攻大別山，敗之，進逼漢陽，平其西面土城，別遣兵攻克蔡店，收復漢川，搜捕餘匪殆盡，德安之賊亦輕派兵擊退。疏入，上嘉其辦理得手。

尋以崇通股匪勾結武昌賊衆撲金口營，署臬司李孟華力戰四日，衆寡不敵，陸營

失守。諭曰：胡林翼與李孟華素來用兵，尙合機宜，現雖兵勇潰散，逆築復燒，諒能重整隊伍，不至頓挫軍威。林翼等由漢陽移駐麥山，賊大股分路來撲，餓絕兵潰，損壞關防，下部議處，復由蔡家嶺移營大軍山，收築潰勇，駐紮新隴嘉魚。時賊勢猖獗，南北岸勢難兼顧，羅澤南方帶兵搜捕義甯州餘匪，林翼請調澤南赴鄂會剿，允之。

九月，擊軍復進，飭澤南攻通城，克之。賊竄崇陽，派令知府李續賓率勇堵絕通山之路，賊分路來撲，我軍佯敗，旋自山脊衝下，四路截殺，賊搥濠爲堅守計，我軍分數十隊設伏，二更時，令敢戰士數百帶雲梯直撲賊壘，拋火球火箭，伏勇齊出，破聲震山谷，賊開北門遁，焚燬及踏斃無算，餘匪竄蒲圻，復創之於羊樓洞，逆首章俊石達開自蒲圻來援，林翼與澤南合剿，焚賊營九座，殺五千餘，遂克之。賊復糾合興國大治匪黨麇聚咸寧。林翼飭澤南督兵躡追，進至橋頭。次日黎明，乘大霧壓城，縱火燒橋亭，兵勇逼城下，先登殺賊數百，立將咸寧克復，乘勢進攻武昌。時武昌城

內出賊數千，於五里街修木壘，林翼澤南等分隊攻破之。水師亦由六溪口拔營進，賊驚潰。林翼從紙坊移營李家橋，督諸軍分路進攻，殲賊多名。澤南自洪山攻奪湖隄，賊陷泥淖中，被殲殆盡。復分兵攻漢陽，大破之於龜山尾湖隄等處，破船逼五顯廟，燒賊艦及漢陽東西城外土壘，武昌賊匿不出，其鮀魚套賊船亦被擊沈，於是武漢城外賊蹤幾盡。疏言：「近年軍務，籌餉難於將兵，捐輸釐金，爲軍需急務，假手吏胥，弊端百出，昔唐臣劉晏言理財不用吏胥，而用士類，誠爲得法。惟是賊蹤靡定，求其不辭勞瘁，不避艱險，隨營辦事，置身家於不周者，實難其人，臣自九江回省，即飭鄉紳等辦捐務，均能實在出力，使商民信服，踊躍急公，於軍務大有裨益。」報聞。

十二月，飭于總余雲龍等敗賊於江夏之梁子湖，又敗之於金牛鎮。

六年正月，遵旨保舉人員，奏言：「水師十餘營，營官以總兵楊載福，記名道金華府知府彭玉麟爲尤著，併以儘先游擊李成謀鮑超二員身經百戰，勇敢冠羣，堪勝方鎮之任奏聞。三月，率各路兵攻武昌，乘勝追至城下，羅澤南死之。林翼以澤南父年

八旬，子幼，奏請優卹。從之。四月，賊於漢陽江面排列戰船，林翼令總兵楊載福等率火船直抵漢陽各門，砍其木簰鐵練，縱火燒之，燬賊船二百餘隻，延燒江岸城壘，賊另股由樊口竄出，亦經派兵擊退，自蘄州達九江，軍聲大振。其羊樓街黃土堡雙鳳山白楊橋等處之城派令同知銜曾國華等擊斃無算。五月，賊復於武昌城外豹子灘築壘，意圖掩襲，林翼調集兵勇，由茶棚分三路進剿，賊分股抵抗，並於官山高嶺繞道接應，我軍奮擊敗之，賊旋於梁子湖濱停泊，我兵渡麥門橋，用火筒火箭延燒林木，賊冒火遁，船俱焚燬。越日，賊由東嶽廟鷹觜閣出城分踞，欲於小龜山抄襲，擊敗之，並圍攻南湖坪屯賊，逼入沙湖，淹斃無算。其湖口援賊戰艦踞葛店，林翼飭官軍從白潛山繞擊，三伏三起，賊潰，生擒僞將軍羅文元等，陸軍亦於樊口分五路進，西山雷山，賊旗四布，我軍登岸一呼，賊悉逃竄，敗之於魯家巷。水師由沙口下駛，燒斷樊口浮橋，殲賊無算。七月，林翼偕李續宜分督兵勇擊退魯家巷援賊，復飭楊載福、瞿定國等攻賊橋，焚其划船百餘，生擒僞司馬李光發等，賊遂擁出戰，林翼飭李續宜嚴

陣以待，立斬衝鋒悍賊數名，復派候補直隸州知州蔣益澧抄襲之，時護軍參領舒保亦率馬隊於沙子嶺小龜山酣戰，斬斃賊匪數百。是日破魯家巷城壘四，毀東湖賊船七十餘隻，燒城壘八十餘處，賊膽已喪。八月，節次平賊壘十九座，殲斃無算，旬日之內，二十八戰，解散者從萬餘。九月，林翼令楊載福追贛至蘄州，賊出拒，我軍登岸誘敵，潛令下游乘虛入城夾攻，賊大潰，官軍抵田家鎮，焚賊船百八十餘隻，燬其輜重。十月，添築武昌城外營壘，四面環攻，並令水師攻鲇魚套，分兵攻漢陽南岸觜，參將王明山奮勇血戰，焚賊船五十餘隻，奪其舢舨長龍無算，賊船幾盡。十一月，林翼飭水師十三營分上下游夾擊，將纏江鐵鎖砍毀，賊勢窮，洞開各門，分七股來撲，我兵奮力抵抗，屢戰三時，士氣益奮，賊狂奔，官軍乘勝入城，縱橫盪剿，斬賊萬計，生擒僞檢點古文新等十四人，先鋒悍賊八百餘，並遁黨五千，立將省城克復。疏入，諭曰：「此次逆賊負嵎日久，經胡林翼激勵將士，前後數十戰，無不克捷，遂將省城克復，逆衆破膽淨盡，自應立沛恩施，以昭懋賞。胡林翼著補授湖北巡撫，並賞

給頭品頂戴」。方我軍入武昌時，漢陽亦同時收復，林翼隨飭水陸各軍分路進剿，游擊何紹彩由窯灣出東興州，游擊張寅恭由雞窩出胡家墩，李續寶由魯家巷出萬店，各有斬獲，其焚口賊爭先渡水，浮橋已斷，淹斃無算，會水師至，奮力合剿，遂復武昌縣城，於是黃州，興國，大冶，蘄水，蘄州黃梅等處，相繼收復，生擒賊目辛成金等斬之。

七年正月，攻小池口，陣斬僞將軍劉松綱等，破其壘，生擒僞元勳檢點蕭逆等百餘，時宿太逆匪上竄黃梅，分兵攻破之。三月，飭候補道唐調方等剿襄樊，生擒逆首高先二等，自率官兵踏平小池口賊壘數十座。四月，克復英山。五月，九江悍賊率衆挾營，親督各軍水陸夾攻，敗之。六月，殲賊於黃岡之傅家嶺。八月，皖匪分竄新黃並小池口，與九江犄角，仍圖窺伺武漢，林翼率所部搜剿，將黃梅後山賊壘踏平，進逼小池口，賊潰，窮追百八十里，全楚肅清。十月，克復灘口，以捐助軍餉，命加恩封贈三代正一品。尋訪察興國州布衣萬斛泉等延礪廉隅，不求仕進，奏請獎勵，詔賞萬

解泉七品頂帶，宋鼎鄒金巢八品頂帶，以示風勵。

八年四月，率水陸各軍圍九江，轟塌城垣百餘丈，斃賊萬六七千人，復其城，生擒僞貞天侯林啓榮，僞元戎李興隆等寸磔梟示，捷入，上嘉其調度有方，賞加太子少保銜。五月，太湖賊竄新州，擊敗之。賊復由英山糾衆數萬至，敗之於彌陀寺。六月，奏請展緩陞見，詔如所請。七月，丁母憂，總督宣文請照軍營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諭曰：「胡林翼自簡任以來，時閱四載，於吏治兵事，均能實力講求，現雖閩境肅清，而大軍水陸東下，進止機宜，尙待調度，籌備餉需，亦關緊要，該撫現丁母憂，著照軍營例穿孝百日，加恩賞銀四百兩，由湖北藩庫給發，俾經理喪事，百日後仍署理巡撫，如扶柩回籍，再行賞假兩月，俟軍務完竣，準其補行終制，以遂孝思。」八月，林翼奏稱扶柩回籍，並懇請終制。諭曰：「楚境現雖肅清，而賊氛未靖，地方善後邊防事宜，均關緊要，胡林翼熟悉情形，實心任事，當此時事多艱，正臣子力圖報效之日，未可拘泥僂情，致誤事機，著仍遵前旨，於假滿後署理湖北巡撫。十一月，

李續賓覆軍於三河，林翼以母喪歸，未百日，聞信即遵旨來鄂，進駐黃州。

九年二月，請調翰林院編修林汝舟，戶部主事閻敬銘等隨營差遣，從之。五月，石達開圍湖南寶慶府城，林翼飛飭李續宜星夜赴援，解其圍，追擊之。八月，皖逆盤踞石牌鎮，造堅城，與太湖賊接應，林翼督兵進剿，燒其木城，越濠縱火，生擒僞官霍天燕石廷玉等。

十年正月，剿賊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七月，賊踞桐城，林翼督官軍分路進，賊出城來撲，盡殲之，並乘勝進攻水壘，克木城數座。九月，捐廉濟餉，得旨查明子弟，給予獎敍。十一月，攻霍山，斬獲甚多，賊竄退，境內肅清。旋以服闋屆期，疏請在營釋服，奉上諭著實授湖北巡撫，俟軍務完竣，再行回籍，補行終制。

十一年二月，以恭遇萬壽覃恩，其承繼子年尚稚幼，疏請推恩貳封胞叔及外祖父母一品封典，允之。是月因病請假，得旨賞假一月，在營調理。四月，賊竄黃州，林翼以駐紮太湖，未能兼顧，自請議處，詔寬免之。時官軍攻安慶急，逆首陳玉成率

衆來援，於赤岡嶺創壘四，林翼飭我軍由集賢關進逼，踏平之。旋以賊竄羅田松子關，並分陷德安隨州等處，未能先豫防。詔下部議處。六月，率師回援鄂省，復請賞假兩月，允之。八月，奏病勢增劇，懇請開缺，得旨著再賞假兩月，在署安心調理，毋庸開缺。先是湖南巡撫稟秉章奉旨督辦四川軍務，保稱在籍候選知縣劉蓉才優識卓，熟悉戎務，帶往四川差委，至是上問林翼如何錄用，奏言：「該員器識遠大，兼知兵事，畀以封疆藩臬之任，可期不負職守。」八月，官文曾國藩克復安慶省城，並分兵收復桐城宿松等縣，奏入，上以林翼先畫策，親身督剿，厥功甚偉，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尋卒，遺摺上，諭曰：「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由翰林歷官府道，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達之知，於咸豐三年調赴湖北軍營，晉擢巡撫，賞頭品頂戴，太子少保銜，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八月，克復安慶，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勛勞，賞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方冀長資倚畀，克奏勳功，

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披覽遺章，實深悼惜，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並加恩入祀賢良祠，於湖北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篤念盡臣至意。」

十一月，曾國藩奏：「胡林翼遵先皇帝特達之知，據湖北巡撫，當武漢兩次失陷，湖北大半淪沒，林翼坐困金口漢山一帶，不特兵餉俱無，亦且無官無幕，厥後克復武昌，以次恢復黃州，論者謂鄂撫可息肩矣，林翼不爲自固之計，越境攻九江，分兵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鄰封，自湖北始。九江相持年餘，中間石達開自江西寇鄂，陳玉成自皖北犯者三，林翼終不撤九江之圍以回救，卒復九江，爲東南一大轉機。功甫茂，卽以全力圖皖北，嗣因李續賓覆兵於二河，林翼居母喪，聞信卽起赴鄂，論者謂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保吾圉，不宜兼顧，林翼不然，卽派重兵，越二千里，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反，復議大舉圖皖，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及諸路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剿。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續陳勿撤皖國力
剿授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
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
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
繼月，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
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
遠，又感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窶極矣，
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
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定律
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
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
，不利中飽之蠹，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私之晦，各卡委員，時勤訓課，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即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潔白，卽以興廉，以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散，吏治日懋，又皆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

方幸全局振興，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頽，臣與故撫共事日久，相知最深，咸豐四年，曾奏林翼才勝臣百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勤，謹將以死勤事情狀據實濱陳，乞宣付國史館。諭曰：「已故

湖北巡撫胡林翼 由翰林起官，仰荷皇考大行皇帝特擢封圻，戮力疆場，勛勞懋著，本年秋間，積勞病故，業經加封追贈，以褒忠藪，茲據奏稱，胡林翼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剿鄰封，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功業，允宜亟予表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 林翼之子胡子勤，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以示褒獎藪臣至意。」同治元年，復諭曰：「湖北巡撫胡林翼未收全功，遽就溘逝，蹟其功勳卓越，名播寰區，至今江鄂士民猶能稱頌，沒於王事，憫念良深，著賜祭一壇，並著原籍督撫

派員前往該員家祠賜祭，予謚文忠，子胡子助欽賜舉人，襲騎都尉世職。

胡文忠公行狀

郭嵩焘

公姓胡氏，諱林翼，字駢生，號潤之，湖南長沙府益陽縣人。世居十九里泉交河長岡村。始祖漢清，元武宗時由江西泰和遷湖南之甯鄉麥田，數傳至思敬，徙益陽。又八傳曰光璧者，明末從蔡忠烈公道憲守長沙，殉難，無子，以姪柳溪諱其轍爲嗣。四傳至公高祖諱民典，事親以孝聞，著孝經義疏行世。曾祖諱多吉，妣氏楊，祖諱顯詔，庠生，著有紫筠園詩文若干卷，妣氏楊，繼妣氏劉。父諱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詹事府少詹事，妣氏湯，以公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甫繼祚，詹事公以優貢試京兆，大父光祿公授公章句，聰穎絕倫，喜曰：「是子必成大器。」九歲，省詹事公京師，即授以儒先性理之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意也。爲文操筆立就，旁通曲暢，自達其志。道光乙未，以附生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戊戌散館，授編修。明年，充國史館協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

胡文忠公行狀

二

副文文端公慶典江南鄉試，因事例降一級調用。明年，奉詹事公諱歸里，服闋，援例爲內閣中書，旋捐知府，分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嶼以南略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狐嗥梟噭，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胥役爲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之普里部也，當雲南驛路，向有冒項大五小五諸匪，聚衆爲姦暴，公嫌得其狀，延訪士紳，寄以耳目，簡捕役之慙者，行輒以自隨，偵知賊黨，以歲盡餉飲某所，除夕方會燕署中，忽起更衣，疾率健捕馳至其地，掩獲知名渠魁許老廣余曉黃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先後擒巨盜三百餘名，一郡肅然。安順依山爲城，舊有小溪貫城中，歲久湮塞，汲者負鑿出郭十餘里始得水，公疏濬溪道，鑿泉築場，以時蓄泄，人得甘飲。在郡日坐堂皇，訟牒至，立與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人自以爲不冤。倡修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通衢，剗裁審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境跨有濂沅，所屬皆苗猺，其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飢，開倉平糶，清社倉之

被侵蝕者，民賴以生。奉檄帶兵勦黃平革夷山丙沙邦等處苗匪，獲斂首保熟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勳陞功奉旨留貴州，以知府不論繁簡，遇缺即補，並賞戴花翎。會湖南新甯奸民李沅發爲亂，戕官據城，公奉委赴黎平防堵，事竣，奉旨補缺後以道員用。

文宗顯皇帝卽位，詔大臣舉司道以下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公文鏡，貴州巡撫喬公用遷，皆以公名應，旋署思南府事。成豐元年補黎平府，府境毗連湖南粵西，山深箐密，盜出沒剽奪，捕之，輒越境竄匿，公至日，延紳民及椎結左班諸渠，率賜以酒食，詳詢民情地勢，令相連爲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南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擇隘防堵，乃請委員今貴州巡撫韓公超操練勇丁，張公禮度舉保甲冊籍，以辦團練，修建碉堡，連屯相望。上言督撫，請環邊要隘築堡守禦，以爲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諭富民捐穀置倉，以備城守，自後

黎平壘爲苗粵諸匪攻撲，而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甿安榔匪滋事，以抗糧爲名，公以計解散脅從，而誅其首犯劉瞎麼，餘匪悉定。

先是粵逆出永安，犯桂林，道郴桂茶攸，犯長沙東下，湖南巡撫張公亮基調公辦理軍務，黔撫以公現辦黔匪，事關全省大局，奏留之，至是吳文節公由雲貴總督調任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理軍務。

四年春，奉旨補授貴東道，公以黔勇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趨湘潭，湖南巡撫駱公秉章調公回援省城。會堵忠武公齊布，今提督楊公載福，侍郎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抗糧爲亂，檄公往捕，公計擒之，民皆安堵如故。而賊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趕勦，尋授四川臬司，仍留湖南軍營辦理防勦事務。是年，今協揆曾公國藩大治水陸之師東征，公從下岳州，巡撫駱公奏請免隨東下，仍駐岳州，搜勦崇陽通城等處餘匪，奉旨調任湖北臬司。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調

公會討，公因自咸甯，蒲圻，大冶，興國，東出瑞昌，與羅忠節公澤南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湖廣總督楊公常之師潰於黃梅，賊悉衆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未至，漢陽已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檄國才軍由南岸徑趨武昌，會授湖北藩司，甫半日城陷。國才至，偵得城賊暗號，即夜遣驍將詐爲賊裝，賺入城，殺賊目數十，城幾復，天曙賊聚益衆，公倉卒不能濟師，乃令國才退營金口，與今侍郎彭公水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犯。旋奉旨署理湖北巡撫。時武漢黃州德安皆爲賊踞，公私塗炭，無所措手。公意不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添募兵勇，兼顧南北兩岸，大小百餘戰，亦屢瀕於危。六月，攻漢口，復之，單騎率親兵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賊別股由漢川至，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饑潰，不數日，整軍復戰，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不習戰事，賊至，常數萬，諸將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沈密堅定，雖挫而其氣彌厲，振拔人才，以忠義相感發，所收裨將，亦漸多勇敢能軍者。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

，多不時應，爲書告鄰省求助，沈黎慷慨，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是年秋，羅忠節公破賊江西之義寧州，以武昌居天下衝，長江險要所必爭，上言曾公，請赴援。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佐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公軍於蒲圻，並力擊賊，平其壘。因借回金口，與今提督楊公議水陸進攻之策，於是公率所部及普公承堯，今方伯唐公訓方諸營，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堤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谿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督帥官公以吉林精騎合衆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振。

六年三月，羅公以攻城傷卒，時與賊相持急，日夜搏戰不少休，而軍中新失大帥，公撫循溫卹，與故浙江布政使李忠武公續賓整飭其軍而簡練之，氣益壯。先是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州臨江，又南出吉安，東趨撫州建昌，江西郡縣無一完者，屢告急請援，羅公一意規復武漢，不暇應，至是公念江西方急，而武昌猝不可復，乃遣劉騰鴻普承堯出瑞州應援。而令曾公弟謙忠愍曰國華者統其軍，軍糧並資給

焉。五月，九江賊古隆賈領萬衆，由萬店油坊嶺八角嶺後路援武昌，約城脣舉火爲識，夾攻我營，公謀知之，陽爲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奮擊，殲除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又自金陵上援，號稱十萬，公分派水陸力戰制軍官公亦自江北遣都統舒保公領馬隊來助，大破之，追逐百餘里。會襄陽土匪起，連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都統舒保公今方伯唐公合數營往平之，有議撫者，公卒不以爲然，而事亦遂定。時武昌賊窘，公先與李忠武公於塘角鑿溝洪山青山等處掘長濠，濠壠修長城，自羊橋直達江邊，築壘安礮臺，圍守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觜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糧之盡，以十一月克復省城。奉旨賞加頭品頂戴，實授巡撫。遂分兵收復武黃各縣關，餘賊遁入九江北岸之小池口，公計江楚唇齒相倚，而九江扼長江之衝，寶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公以全部精銳圍之，分兵屯駐黃梅，廣濟，蘄州間，以遏江北之賊，而公自駐武昌調度。

胡文忠公行狀

胡文忠公行狀

八

當是時，官私廬舍焚燒幾盡，諸事草創，民物凋殘，公一意振興，裁通省浮勇以節糜費，設武漢重兵以固根本，嚴查保甲以除奸匪，慎選賢員以資蘇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軍士器械銳精，掣提綱維，巨細畢舉。尤以亂民之生，由法度廢弛，吏敝民偷，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討賊，則亂之流不塞；不務察吏，則亂之源不清；勑參鎮道府廳以下數十員，與屬吏更始，禁應酬，嚴奔競，崇樸實，黜浮華，於是在官者稍稍推廉尚能知吏事矣。今大學士官公總督兩湖，司軍事，公推誠委心，諮商籌度，官公亦深相倚重，無疑忌，得盡所爲。今將軍都興阿公，多隆阿公，都統舒保公，皆領馬隊兵隸官公，號驍勇善戰，公見卽傾身與之接交，無不樂爲用者。其籌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久敝，官民交困，道光中葉以還，徵收常不滿半，公三次奏減章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廣總督自淮鹽阻絕，率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用故侍郎雷公以誠奏，行釐稅之議，

設局各府縣市鎮，彷彿晏用土人之法，嚴杜中飽，收支覈實。自是湖北兵與餉強下。

七年悍賊陳玉成自皖北上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赴黃州，收潰卒，得數千人，而賊衆至十餘萬，環踞巴河以東百餘里，亘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念賊渡河則勢蔓延，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遏其上竄，調今安徽巡撫李公續宣以南勇由瑞州馳至，督諸軍合擊於孫家觜，馬家河，月山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都興阿公，李忠武公，亦連破黃宿之賊，公視師九江，定方略還省。提督楊公會諸軍奪小池口僞城，次第收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之勢遂孤，暫長濂圍之。八年四月，李忠武公穴九江城，發地雷破之，賊首林啟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是乃悉滅之。先皇帝以公調度功多，賞加太子少保。賊旋由六霍，商城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

公以九江既復，賊所扼長江險要獨有安慶，奏請數路進攻，提督楊公以水師出江西，將軍都公由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爲圍師，李忠武公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李忠武公奉朝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賊四面虧集，力竭戰沒，全軍陷覆。公時丁母湯太夫人憂回籍，懇請終制，將軍都公以三河之敗由公去軍無調度，應急起復公，督師總督官公亦疏請，公聞命痛哭啓行，徑次黃州，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與今巡撫李公整飭部伍，日夜訓練，謀大舉，會石達開由江西南贛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六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保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湖北精兵援湖南者幾半，寶慶之圍速解，公之力也。已而協揆曾公由江西奉入川之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並力關皖，乃定四路進兵之策：曾公循江而下爲第一路，多公與今提督鮑公超攻取潛山太湖爲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爲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爲

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不宜出境，公謂我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爲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逆首陳玉成來援，衆數十萬，多公鮑公及今方伯唐公，觀察蔣公凝爭，悉力拒戰，賊來日衆，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國琛以八千人自松子關歸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拒賊師，而陳駿聞見之，大懼。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命諸將分下。會欽差大臣江甯將軍和春公之師潰於金陵，蘇常盡失，曾公授兩江總督，攜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以爲規復蘇常之本，乃以其弟今江蘇布政使曾公國荃圍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塥，爲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旨赴援淮陽，兵糧取給，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諉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挂車河。公忿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營太湖，就近部署，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於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碉卡，守以民兵，命余副將際昌屯霍山樂兒嶺以防中路，成

總鎮大吉屯羅田松子關以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壁穩守待援。十一年二月，城
果糾合捻匪由六安霍山分路西犯，成總鎮破之松子關，殲其魁龔瞎子，霍山守者違節
度戰敗軍潰，或取其旂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注意在解皖圍，
皖圍一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股
回略新州，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擊，精悍皆聚。公檄成總鎮下援
，曾公亦從南岸遣鮑軍門來，破賊集賢關，剷平赤岡嶺賊壘四座，悍賊數千悉擒斬之
，磔逆首劉瑜林，而援賊之由桐城來者，又連爲多公所殲。蓋安慶爲金陵屏障，久陷
賊中，其渠魁僞英王陳玉成據爲老巢，室家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
之師皆屹然不動，鄂贛雖暫被擾，而黨分力弱，兇悍被殲，城中糧已垂盡，勢大蹙。
適南岸賊復由武甯義甯內犯興國大治，南及崇通，省城岌岌，公病嘔血，憊甚，率師
回援，而皖圍終不解，既抵省，南岸之賊聞風遁，八月朔，遂克安慶。曾公以力克圍
皖之議推公首功，加太子太保銜，並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賊聞奪氣，以次

攻下之，而孝威，德安，黃州各郡縣城亦先後擒斬，楚境旋清，而公則嘔血不止，病不可爲已。文宗顯皇帝因問至，公自以受恩深而信任專，追慕沈摯，拊心悲泣，病益劇，遂於八月二十六日薨於武昌節署，遺疏入，奉上諭：『胡林翼秉性忠直，操守廉潔，在軍營九年，賞罰嚴明，知人善任，克復武昌及沿江郡縣，肅清楚境，並調遣官軍，攻復江西九江，軍威丕振，所向克捷。本年八月，克復安慶省城，朕念其公忠體國，懋著勤勞，方冀長資倚畀，乃以積勞成疾，甫經賞假，遽聞溘逝，實深悼惜。胡林翼著追贈總督，卽照總督例賜卹，並入祀賢良祠，湖北省及湖南原籍，建立專祠。伊子胡子勛，俟及歲時，由吏部帶領引見，以示朕褒獎盡臣至意。』十一月十四日，復奉上諭：『胡林翼戮力臺場，勤勞懋著，據曾國藩奏陳，自擢鄂撫數載以來，恢復本境，援勦鄰氛，整軍經武，以死勤事，綜其生平，尤宜亟予褒揚，著卽宣付史館，以光簡冊。胡林翼之子胡子勛，著賞給舉人，準其一體會試，以示朕篤念盡臣至意。』同治元年二月，復奉旨賜祭一壇，予謚文忠。

胡文忠公行狀

公狀貌英偉，目巒巒有威稜，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有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文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爲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理湖北漕糧，議者以州縣公私取給，積弊且二百年，不宜驟革，公手自擘畫釐定，以部定漕折爲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輕重焉，歲爲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爲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民與國兩利，而爲州縣裁革陋規幾盡，使有以自給，故亦無怨者。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員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戒飭屬吏以知稼穡之艱難，知小民之情偽。又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時時念此，可以消除貪鄙，增長志氣。」其治軍務明紀律，爲鄂軍營制一卷，頒行之，尤加意將才，曰：「爲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讐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怯，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爲己任，語時事艱難，慷慨自誓，明於天下大計，乘

機赴會，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卒收全功。武昌始復，卽規取九江，九江復又規取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不爲動。或遣將分援，或躬親督勦，從容肆應，權其輕重，算無遺策；其於一省之事務大小，各軍強弱，以及鄰省之優劣高下，燭照數計，洞然於心；人見公亦莫不歎心納服，吐情實，無敢遯飾，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爲事。屬吏一技之長，一行之善，隨登薦牘，手書褒美以寵異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又密薦忠亮宏濟之才十有六人，今多任封臺與開藩者。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薦十餘人中，不盡相識也。

在武昌專意吏事，懲貪惡，任廉能。吏治蒸然日上，病急時，猶引賢退不肖數人，時論皆以爲允。公自爲湖北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刻自砥礪，益務繩檢其身

將領，遂定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勦。本年回援鄂省，病中寄書，屢陳勿撤皖國力剿授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推林翼首功也。近世將材，湖北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宣，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林翼均以國士相待，或分資財惠其家室，或寄珍羞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急蹙經營、夜行繼日，自七年來，捷報皆不具奏，奏則盛稱諸將功，而已不與，其心兢兢，以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稱楚師和協如骨肉，而於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自愧昔之不逮，又慮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各省虛餉，湖北三次失陷，百物蕩然，窮窶極矣，自荊州捐鹽，各府抽釐，稍足自存，林翼綜核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三年，部議漕米變價，州縣照例浮收，加至數倍，上下交困，林翼於七年創議減漕，嚴裁冗費，先帝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每年爲民間省錢糧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四十二萬兩，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國利民，不利中飽之蠹，向來衙門陋規，革除淨盡，州縣亦不準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

故曾公奏上死事狀，以爲其克復諸城，堅持之力，調和諸將之功，綜覈之才，皆臣所不逮，而尤服其進德之猛，嗚呼，此豈平之人也哉。公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歲六月初六日，年五十，夫人陶氏，故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文毅公之女，無子，以從弟棐翼子子貽爲嗣。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詩古文集若干卷。家故有田數百畝，自筮仕貴州，誓先人墓，不以官俸自益，至是位巡撫，將兵十年，於家無尺寸之積，詹事公曾著弟子箴言行世，公承其志，爲箴言書院，規模皆所手定，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而推見諸行事，然於書院終未見逮也。嘗笑曰：『吾不幸死，諸君賻吾者，惟助修箴言書院，無贍吾家。』於是協揆曾公，中丞李公，用公遺言，爲積資修之，夫人陶氏又以賄贈之入，建胡氏家學，以教其族之子弟，而公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無遺惠焉。初，林文忠公督兩湖，設豐備倉武昌，後歲祲，賴其穀以食飢民，自頃十餘年，歲豐米益賤，民家多無儲蓄，公心憂之，乃修復林文忠遺蹟，勸民捐輸，積穀十五萬石有奇，又推行之襄陽，荊州，黃州，

胡文忠公行狀

一八

使饑餉有備。公薨數月，湖湘閒穀大歉，石錢數千，官民皆憂乏食，而後知公之爲慮深長也，亦見公於事巨細具有先幾云。